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八十八集

独占花魁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編

第八十八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

京剧彙編（第八十八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綫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3 12/16・插頁：2・字数：82,000

1961年11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統一书号：10071・496　　定价：（7）0.35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个或几个劇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刪动。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为京劇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独 占 花 魁

中国戏曲研究院藏本



提 要

宋时，金兵入侵，少女莘瑶琴随父母避禍，中途失散，被歹徒卜乔騙至临安，卖入娼門，取名花魁，名极一时。卖油郎秦重見而爱之，积資往会，值花魁大醉，秦体贴备至，花魁心感之。后恶少吳霸强逼花魁游湖侑酒，花魁不允，吳羞成怒，命家丁将花魁拖至荒郊，剝去衣袜，弃之雪地。适秦重路过，将花魁救回。花魁感秦重之德，許以終身。

第 一 場

金兀朮　（內）催軍！

〔四番兵、四下手、四番将、金蟬子、黑风力、金兀朮上，三大纛旗上，"出队子"轉"将軍令"牌子〕

金兀朮　某、大金邦四太子昌平王、官封扫宋大将軍、完顏兀朮。

金蟬子　九連王大殿下金蟬子是也。

黑风力　四路总先鋒大平章黑风力是也。

金兀朮　奉父王旨意，統領人馬夺取宋室天下。幸得哈迷蚩用計拿住徽、欽二帝，献与了父王。父王与他要传国玉璽，是他不允，怒恼我父王，将他打在五国城。二次又命某家統領傾国人馬，反上中原。殿下、大平章！

金蟬子
黑风力　狼主！

金兀朮　請来传令。

金蟬子
黑风力　狼主传令。

金兀朮　一同传令。巴图嚕！

众　有！

金兀朮　催軍！

众　啊！

〔众同下〕

第 二 場

〔芉善上〕

莘　善　（引）范蠡归湖，駕小舟，万載名留。

（詩）高官不做机关透，

散淡逍遥乐无忧；

至今留下陶公賦，

隐姓埋名度春秋。

卑人、莘善，乃东京汴梁人氏。家中豪富，在西城以外开了一座粮店。今日閑暇无事，不免到鋪中走走！

（唱）鮑叔牙与管仲幷力同心，

他二人为商賈大义分金。

鮑叔牙人忠厚天生秉性，

管夷吾家貧穷只为双亲。

高明士治天下頗有安邦論，

齐襄公晏駕命归阴。

他二人在国外聞凶信，

只为江山奔走途程。

箭射玉鈎結仇恨，

鮑叔牙为友苦求情。

齐桓公他把管仲請，

到后来保齐国海晏河清。

〔伙計上〕

伙　計　老員外来啦。您喝茶呀？

莘　善　不用。江南粮船不能得到，鋪中还有多少稻米？

伙　計　一囤零三斛。

莘　善　待我后面看来。（下）

〔卜乔拿布袋上〕

卜　乔　（唱）穷在鬧市无人問，

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卜乔。只因兀朮帶領金兵，反上东京，市面一乱，我家倒有三四天沒吃飽飯。是我聞听莘善員外，在西門外开了一座粮店，他老人家最好行善。我不免到他那儿賒他几斤老米，有何不可。就是这个主意。(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啦。辛苦辛苦！

伙 計　什么事？

卜 乔　老米卖多少錢一斤哪？

伙 計　制錢一百四。

卜 乔　又涨錢啦！

伙 計　地起儿就卖一百四。

卜 乔　什么分量？

伙 計　准斤十六两。

卜 乔　給我約十斤。

伙 計　这一斗就是十斤。

〔卜乔张布袋，伙計倒粮入布袋介〕

卜 乔　得啦，系上点。

伙 計　是。給您哪。

卜 乔　劳駕劳駕。我走啦。

伙 計　还沒給錢哪！

卜 乔　兵荒馬乱的时候，还要錢？

伙 計　我們也得要花錢躉来是不是呀

卜 乔　給我写上賬吧。

伙 計　不认识你，怎么写賬？

卜 乔　你不认识我，你們东家认识我呀！我姓卜，我叫卜乔。給我写賬吧！

伙 計　我們这儿沒賬。

卜 乔　得啦。你們东家姓莘，是不是？

伙　計　是呀。

卜　乔　咱們是街坊，給我写賬吧。

伙　計　不能那么写！

卜　乔　跟你說好的，你跟我蹭稜子，找揍是怎么着？

伙　計　好小子，不讲理，打你个穷骨头日的！（打介）

〔莘善上〕

莘　善　呃！为了何事与他吵鬧？

伙　計　您瞧他約咱們十斤米不給錢，还要讲打！

卜　乔　哪儿呀！你罵人来着沒有哪？你怎么不說啦？我就在馬房后头住家，門口摆小摊，我叫卜乔，咱們都是老街坊。我叫他写賬，他不写，他还罵人。您瞧这小子多可恨，这多給您耽誤买卖！

伙　計　凈遇着你这照顾主，我們买卖就甭做啦！

莘　善　旣要写賬，也該商議，怎么动起野蛮来了？眞眞岂有此理！

卜　乔　得啦，兵荒馬乱的年头儿，还商量什么！只当您哪积德行好吧。我去啦。（下）

莘　善　哼！善恶到头終有报，有心害人伤自身。小心了！（下）

伙　計　嘿！这买卖照这么做，也快“此鋪出倒”啦！（下）

第　三　場

〔李氏上〕

李　氏　（引）为人多行善，居家乐安然。

〔丫鬟暗上〕

李　氏　奴家、李氏，配夫秦良。所生一子，名喚秦重，倒也聪明伶俐，每日往学中攻书，日后若得显耀，也是我夫妻終身之靠。丫鬟，看茶伺候！

丫　鬟　是。

〔院子、秦重上〕

秦　重　（念）圣人門前高名客，
　　　　　　讲易讀詩列春秋；
　　　　　　有朝大展昆侖手，
　　　　　　男儿談笑覓封侯。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李　氏　罢了，一旁坐下。

秦　重　告坐。

李　氏　今日下学为何甚早？

秦　重　先生言道：六月之中，冰冻黃河，乃是不祥。今有北国发来人馬，夺取东京。为此孩儿回家稟报双亲，也好作一准备。

李　氏　旣有此事，等你爹爹回来，再作道理。

秦　良　（內）走哇！（上）
　　　　（唱）北国胡儿造了反，
　　　　　　攪乱天下不得安。
　　　　　　韓元帅領兵与賊战，
　　　　　　但願得胜凱歌还。

李　氏　員外回来了？

秦　良　哎呀安人哪，大事不好了！今有金人发来数十万人馬，夺取东京，看看杀到我庄来了！

李　氏　如此，員外快快想一良策，保护全家性命才好！

秦　良　事到如今，幷无別計，只好全家逃走，方保无事！

李　氏　逃走固然是好，只是我舍不得这万貫家財呀！（哭介）

秦　重　哎呀母亲哪！聞得韓世忠元帅与梁紅玉夫人，謀高智广，安排地雷火炮，轰灭金人，誰想天不从人願，

击裂三山口，炮炸两狼关，他夫妻尚不能取胜。城池若破，玉石皆焚！我們若不逃走，全家难免刀兵之灾。不如远避他乡，方为上策。

秦　良　着哇！事到如今，安人不必悲泪，此乃是兵灾劫数，非是你我一家遭遇。你我父子就此打点細軟之物，投奔临安暂避，待等平靖之后，再作道理。

李　氏　員外呀！

（唱）可叹你我家有万貫，

一旦抛弃奴心酸！

秦　良　（唱）安人不必心悬念，

富貴由命但凭天！

但得汴梁无凶险，

主仆平分这家田。

打点包裹将衣换，

〔秦良、李氏、秦重换衣介〕

秦　良　（唱）闔家逃难奔临安。

〔秦良、李氏、秦重下〕

院　子　你我閉門看守。

〔院子、丫鬟下〕

第　四　場

〔韓彥直、刘通、韓尙德、周信、黄峰、郭振邦、李茂、馮占鰲上，起霸〕

韓彥直　　　韓彥直。

刘　通　　　刘　通。

韓尙德　　　韓尙德。

周　信　俺、周　信。

黄　峰　　　黄　峰。

郭振邦　　　　郭振邦。

李　茂　　　　李　茂。

馮占鰲　　　　馮占鰲。

韓彥直　列位将軍請了！

刘　通
韓尙德
周　信
黃　峰　請了！
郭振邦
李　茂
馮占鰲

韓彥直　元帅升帳，两厢伺候！

刘　通
韓尙德
周　信
黃　峰　請！
郭振邦
李　茂
馮占鰲

〔四上手、四文堂、四馬兵、梁紅玉、韓世忠上〕

韓世忠　（唱“点絳唇”）威鎮边关，儿郎胆寒，秉忠心，扶保江山，与主扫狼烟。

（詩）堪恨权奸乱朝綱，
献出二圣到番邦；
天助宋室不絕后，
幸得泥馬渡康王。

本帅、韓世忠。可恨兀朮屡次兴兵犯境，本帅設下地雷火炮，只望灭却金人，誰想天不遂人願，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本帅兵敗，未能成功。深蒙太后不曾加罪，反賜兵将，整頓貔貅。今聞兀朮二次侵犯中原，也曾命人前去打探，未見回报。

报　子　（內）报！（上）

　　　　兀朮討战！

韓世忠　再探！

报　子　啊！（下）

韓世忠　众将官！

众　　　有！

韓世忠　开城迎敌者！

众　　　啊！

　　　　〔众同下〕

第五場

〔四下手、四番兵、四番将、黑风力上，四上手、四文堂、韓尚德上，会陣介，起打，同下〕

第六場

〔阮氏上〕

阮　氏　（唱）昨夜晚得一梦甚是凶险，

　　　　　　倒教奴一陣陣心神不安。

　　　　　　我夫妻身无后未曾了願，

　　　　　　只生下瑶琴女习讀书篇。

　　　　〔丫鬟、莘瑶琴上〕

莘瑶琴　（唱）苏东坡可算得才高志广，

　　　　　　苏小妹她也曾苦讀文章。

　　　　　　他兄妹在书房常常宣讲，

　　　　　　到后来許終身三难秦郎。

　　　　母亲万福！

阮　氏　罢了，坐下。

莘瑶琴　告坐。

莘　善　(内)走哇！(上)

(唱)适才中途得凶信，

金人犯境发来兵。

莘瑶琴　爹爹回来了？

莘　善　哎呀安人哪，大事不好了！

阮　氏　何事惊慌？

莘　善　今有北国兀朮发来人馬，看看杀到我乡来了！

阮　氏　哎呀！

(唱)听一言来心不定，

吓得三魂少二魂。

哎呀員外呀！事在紧急，就該想一两全之策才好！

莘瑶琴　爹爹呀！既然金兵犯境，倘若杀来，全家性命难保，不如逃奔他乡便了！

莘　善　事已至此，只好打点細軟之物，举家逃往临安，再作道理。你母女收拾收拾去吧！

阮　氏
莘瑶琴　是。(下)

〔莘善更衣介，阮氏、莘瑶琴换装、提包裹上〕

莘　善　众家丁走上！

〔四家丁上〕

四家丁　参見員外！

莘　善　家丁們，好好看守門戸，我等去了！

四家丁　是。

莘　善　(唱)抛下了这家业心中难忍，

端只为北国中发来賊兵。

我本当仍在此不逃性命，

实可叹我莘善无有后根。

但願得那金人休来犯境，

我回来将家財与众平分。
辞别了众家丁全家逃命，
候平安回家来酬謝你們。

阮　氏
莘瑶琴　众家丁，小心看守！

四家丁　是。

〔莘善、阮氏、莘瑶琴拉下，四家丁、丫鬟另下〕

第　七　場

〔四下手、四番兵、黑风力上，过場，下。四上手、四女兵、韓尚德、梁紅玉上，过場，下〕

第　八　場

〔难民甲、乙、丙、丁上〕

难民甲　（唱）都只为金人把境犯，

难民乙　（唱）黎民百姓不得安。

难民甲　列位呀！兀朮犯境，倘若打破城池，你我性命难保！

难民乙
难民丙
难民丁　大家逃走了吧！

四难民　（唱）大家急早去逃难，
逃出城去保周全。

〔众同下〕

第　九　場

〔卜乔上〕

卜　乔　（唱）昨晚朦綳又拐騙，
不想今日有了錢。
我、卜乔。你瞧，造反年头，有錢的都穷啦，我倒发

了财啦。人家都逃跑啦，我进去一搜罗，金子、銀子、衣裳，我干这么两包袱；箱子里头是珍珠、瑪瑙、首飾，我擄了这么一怀。远走高飞，娶他一个媳妇，好快乐逍遥也！

（唱）討了老婆称心願，

夫唱妇随过几年。（下）

第 十 場

〔李氏、秦重、秦良上〕

秦 良 （唱）一家逃难心不定，

李 氏 （唱）尸骨堆山吓死人。

秦 重 （唱）血流成河人头滚，

秦 良 （唱）遍处哀鴻哭叫声。

〔幕内喊杀声介〕

秦 良 （唱）耳旁又听杀声震，

带領妻儿去逃生。

〔众同下〕

第 十 一 場

〔四下手、四番兵、黑风力上，四上手、四文堂、韓尙德、梁紅玉上，会陣介，起打，黑风力原人敗下，梁紅玉原人追下〕

第 十 二 場

莘 善 （內唱二黃倒板）

都只为那金人中原来犯！

〔阮氏、莘瑤琴、莘善上〕

莘 善 （唱二黃迴龙腔）

实可叹我莘善、抛家财、去逃难、提心吊胆、
受尽了风霜苦，好不慘然！

阮　氏　（唱二黄原板）

只吓得母女們心惊胆战，

莘瑶琴　（唱二黄原板）

最可叹莘氏女年幼嬋娟。

莘　善　（唱二黄原板）

路途上血成河尸横一片，

阮　氏　（唱二黄原板）

一家人逃性命千难万难！

〔幕內贼杀声介〕

莘　善　哎呀！

（唱二黄原板）

耳边厢又听得（轉搖板）战鼓声响，

想必是那贼人来到山前。

带定了妻和女忙往前趲！（扫头）

〔四下手、四番将、金蝉子上，掠莘瑶琴至上場門。莘善、阮氏逃下。四上手、四文堂、韓尙德、梁紅玉上，起打，双下〕

〔卜乔上，惊扑于地介〕

卜　乔　哎呀我的媽呀！好厉害的韃子，楞往人头上招呼。幸亏我有两个包袱救駕；要不介，吃飯的家伙差点搬家！

莘瑶琴　（哭介）喂呀……

卜　乔　喲！那儿有个小媳妇儿哭哪，我来瞧瞧。喲！是个姑娘。得啦，我不是沒娶媳妇嗎？我把她带到个地方，弄間房子，我們就是两口子，一过这个小日子儿，多得儿呀？就这个主意。唔，使不得！岁数

太小，有伤阴騭！缺德的事情，万做不得。走吧！

莘瑶琴　(哭介)喂呀……

卜　乔　你瞧，我不带她吧，心里又抓耳挠腮的！哎，这么着吧：临安城里头我有熟人，怡香院中王九媽她是开班子的，我把她带到那儿，怎么也卖个三百二百的，这是笔好财，别舍。姑娘醒来！

莘瑶琴　(唱)一霎时吓得我昏迷不醒，
　　醒来时并不見二老双亲。

卜　乔　姑娘，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誰呀？

莘瑶琴　我父莘善，母亲阮氏，奴名瑶琴。你是何人？

卜　乔　我是你卜大叔。

莘瑶琴　我不认识。

卜　乔　你都忘啦。你小时候，我給你买糖豌豆、大酸枣，哄着你玩；你連卜乔卜大叔都忘啦！

莘瑶琴　唔！卜大叔，可曾看見我二老爹娘么？

卜　乔　看見啦，他两口子在头里哪，离这儿就是一里来地，他們在那儿歇着哪，叫我满市街找你，敢情你在这儿哪。

莘瑶琴　如此大叔带我前去，見着我爹娘，奴感恩非浅！

卜　乔　那不行！一道儿上要是遇見人問你，你是誰，我是誰，你說什么呀？

莘瑶琴　你是卜大叔。

卜　乔　哎，别叫我大叔！

莘瑶琴　叫你什么？

卜　乔　你要叫我爹！

莘瑶琴　哦！

卜　乔　你叫哇！

莘瑶琴　啊！

卜　乔　咱們演习演习吧。那旁来的是瑶琴哪？

莘瑶琴　那旁是卜大叔？

卜　乔　不对！你叫我爹。

莘瑶琴
卜　乔　再来吧。

卜　乔　那边是瑶琴哪？

莘瑶琴　那旁是爹！

卜　乔　哎，跌倒啦，爬起来！

（唱）二人就此把路趱，

莘瑶琴　（唱）見了爹娘謝蒼天。

〔莘瑶琴、卜乔下〕

第十三場

〔四下手、四番兵、八番将、金蝉子、黑风力、金兀朮上，四上手、四文堂、四女兵、韓彥直、韓尙德、梁紅玉、韓世忠上，会陣介，起打，韓世忠原人敗下〕

金兀朮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追！

众　　　啊！

〔众同下〕

第十四場

〔秦重、秦良上〕

秦　良　（唱）身在虎口心惊怕，

想起教人泪如麻。

可恨金人兴兵馬，
一旦之間把人杀。
你的娘死在刀兵下，
心慌意乱顾不了她！
失落金銀心害怕，
无有盘費走天涯。
此番逅奔临安下，
进退两难心如麻！

秦　重　(唱)爹爹不必心悬挂，
我母不幸染黃沙。
此番去到临安下，
儿取功名显荣华。

秦　良　儿呀，你母已死乱軍之中，你我父子又将金銀失落，盘費尽空，此番逅奔临安，还有数百余里，一时焉能得到？如今穷途落魄，好不伤慘人也！(哭介)

秦　重　爹爹不要悲痛，今有高宗皇帝，現在临安建都．父子奔到那里，孩儿若得一官半职，重整門庭，岂不光宗耀祖！虽然无有盘費，就是沿街乞求，孩儿也要前去！

秦　良　唉！
(唱)我的儿說話甚出奇，
不由为父泪湿衣。
虽然年小有志气，
但願儿苦讀詩书金榜名題。
此番逅奔临安地，
眞是穷途落魄道路迷。
用手带定亲生子，

听天由命莫悲啼！

〔秦良、秦重下〕

第十五場

卜　乔　（內）走哇！

〔卜乔、莘瑤琴上〕

莘瑤琴　（唱）闔家三人逃大难，

不見爹娘好心酸。

卜大叔，好恩典，

搭救奴年幼女嬋娟。

二老双亲不見面，

可叹奴未出閨閣、黃花幼女、弓鞋窄小、甚可怜。

此离临安路途远，

两足疼痛移步难。

卜　乔　怎么不走啦？

莘瑤琴　两足疼痛，难以行走。

卜　乔　这怎么办？带这么个磨砣子！这个时候又沒地方雇車去。我有心把她丟了吧，这又是一笔財，我又舍不得。唉，已经走到这儿啦，再有半天儿也就到了临安城啦。小姑娘最吃寃，一哄就得。我說姑娘，你瞧，眼前就是临安城，你再扎掙几步儿，到城里头找个店，咱們就能歇着啦。我先搀着你走，碰見車咱們就雇車，你瞧好不好？

莘瑤琴　如此，爹爹搀扶了！

（唱）搀定了女儿把路趲，

不觉来到临安关。

〔場設城。莘瑤琴、卜乔进城介，下〕

第十六場

〔秦良、秦重上〕

秦　重　啊爹爹，来此已是临安城了。

秦　良　哦！来此已是临安城了。哎呀，我父子們有了盼望了哇！

〔同下〕

第十七場

〔莘瑤琴、卜乔上〕

卜　乔　(唱)进得城来留神看，
　　　　見一店房在面前。
可有店啦。店家！

店　家　(內)啊哈！(上)
招待来往客，安歇四方人。
住店么？

卜　乔　有跨院沒有？

店　家　沒跨院，有套間。

卜　乔　也好，咱們进去。

〔卜乔、莘瑤琴进店介〕

店　家　用些什么？

卜　乔　你先打淨面水，姑娘先洗洗臉。(向莘瑤琴)你到套間梳洗梳洗，飯得啦你先吃，别等我；我到外头打听打听你爹娘在哪里住。

莘瑤琴　是。(下)

卜　乔　店家，你这儿来！

店　家　什么事？

卜　乔　我問問你，我听說这怡春院有个王九媽，她在哪儿住哇？

店　家　怎么着，怡春院你有干媽？

卜　乔　王九媽。

店　家　有哇，你們认识嗎？

卜　乔　我們是乡亲。

店　家　哦，这就是啦。你到西边儿一打听就知道啦。

卜　乔　劳駕劳駕。你給我們姑娘預备飯吧！

店　家　是啦。（下）

卜　乔　为人不施奸謀計，富貴荣华怎得来！（下）

第十八場

王九媽　（內）啊哈！（上）

（念）奴家生来风流身，

不知嫁了多少人；

随身土物随身用，

自有鯉魚跳龙門。

我、王九媽。自幼犯白裙子，从十五岁出閣，嫁与王大为妻，不到半年，告了长假啦！您說我們年輕輕的守得住么！是我往前走了一步，咳！您猜怎么着，总是我命不好，靠山山倒，靠河河干，又搭着我命里剋夫，一連气儿走了九道門坎，又遇見个姓王的，故此人称我王九媽，就在这临安城开了座怡春院。这几年哪，姐妹里头也有从良的，也有贖身的，剩下点子择手貨，还沒有我长的順眼！您說，我旣支上这个拍网子打雀，也得預备几个蚰子不是呀！閑話少說，把王老美兄弟叫出来商量商量。

老美呀！

〔王老美上〕

王老美　（念）家住在河北，

天天跑瘦腿；

就爱喝凉水，

人称王老美。

叫我干嘛？

王九媽　痲吃花椒，辣吃胡椒，不辣，吃你媽的脚趾头！

王老美　你瞧，张嘴就是贊哪！怎么回事儿？

王九媽　怎么回事儿！你瞧咱們这些姐們儿，一个一个神头鬼臉，还沒有我順溜哪！咱們打耗子也得有个油紙捻呀，你到外头打听打听，有那好点的姑娘，买几个調理調理，也好做买卖呀！

王老美　咳，有这么个碴儿，昨儿个店里来了个贩子，带来个女孩子，人材倒是不錯，就是他口太臭。

王九媽　你糊塗哇，咱們这是做买卖，有貨不愁客，舍不了孩子套不来狼。不如你就找他去，我們 俩 人 对 面 說。（下）

王老美　就是那么办。哪儿找去呀！他說是今儿个来，怎么还不来！

〔卜乔上〕

卜　乔　你瞧，定規今儿个茶館儿見，等了半天也沒去，这哪儿找去！

王老美　你找誰？

卜　乔　喲喝，碰見啦！

王老美　又碰見啦！又直楞眼儿干嘛？

卜　乔　咱們那个碴儿怎么样啦？

王老美　哪么样，你这小子口太臭，那是办不到！

卜　乔　咳，这个事儿哪儿有言无二价的，只要您还价就不算打落。

王老美　那么着，見你媽再說去吧。

卜　乔　誰媽呀！

王老美　你进来吧！

〔王九媽上〕

王九媽　回来啦？

王老美　过来，見見你媽！

卜　乔　怎么又来啦！

王九媽　喲！这不是小卜子么？

卜　乔　可不是我嗎！

王老美　啊！认识嗎？

王九媽　这小子也花过我的錢。

王老美　啊！你也是这里的虫儿呀？

卜　乔　得啦，别打哈哈啦！

王九媽　你坐下。

卜　乔　坐着坐着。您好哇？

王九媽　好哇。我听說你有个女孩儿呀？

卜　乔　啊。

王九媽　哎呀，哪儿拐来的？說实話吧！

卜　乔　咳，您就不用这么問啦。她是我女儿，管保这孩子对得起您哪就得啦！

王九媽　保准儿呀？

卜　乔　沒錯。

王九媽　我可得瞧瞧。只要好，我多少錢都花。老美呀，瞧辆車去！

王老美　是。(下)

〔王老美、車夫上〕

王老美　車来啦。

王九媽　(上車介)走哇!

(唱)出得門来把車上,

店中去看美姑娘。

〔众同下〕

第十九場

〔莘瑶琴上〕

莘瑶琴　(唱)奴瑶琴住在招商店,

一路行程甚可怜。

怕的是爹娘遭大难,

抛下了女儿受孤单。

思前想后心輾轉,

事到头来不周全。

〔卜乔、王九媽、車夫上〕

王九媽　(唱)来在店外車輪站,

〔車夫下、卜乔、王九媽进門介〕

王九媽　(唱)見了姑娘把話言。

卜　乔　姑娘过来,見見你九大媽!

莘瑶琴　啊大娘!

王九媽　哎喲!罢啦罢啦。姑娘,你叫什么呀?

莘瑶琴　奴姓莘,名叫瑶琴。

王九媽　你听見沒有?你簡直淨造謠言么!

卜　乔　咳,得啦得啦!这都不是外人。(向莘瑶琴)我好容易才打听着你爹、媽,在他們这儿住了一夜,今儿早晨他

們两口子上北門有事去啦，大概晚上也就回来啦。

莘瑤琴　有劳大叔了！

卜　乔　沒什么。

王九媽　别打岔啦！姑娘，你十几啦？

莘瑤琴　一十四岁。

王九媽　喲！十四岁？

莘瑤琴　正是。

王九媽　头是誰給你梳的？

莘瑤琴　自己梳的。

王九媽　脚哪？

莘瑤琴　也是自己裹的，

王九媽　喲！懂得爱俊啦！你瞧，天儿也不早啦，跟我到家里住去吧。一个姑娘家，在店里多不方便哪，把你手用的东西都拿着，咱們走吧！

莘瑤琴　啊爹爹，女儿去得么？

卜　乔　喲！你們是至亲，連你爹媽都上她那儿去，怎么去不得！

王九媽　喲！孩子，你不知道，我跟你舅媽是亲姐妹。（向卜乔）你瞧車去！

卜　乔　好。（下）

〔卜乔、車夫上〕

卜　乔　車来啦！

王九媽　走哇！

（唱）姑娘只管放寬心，

〔莘瑤琴、王九媽上車介〕

王九媽　（唱）去到我家好看承。

〔众同下〕

第二十場

〔邢权上〕

邢　权　（内）啊哈！（上）

　　买卖兴隆通四海，財源茂盛达三江。

我、邢权。在这三元油酒鋪当了个小伙計，有五六年啦，朱掌柜的瞧我也不錯，年下算賬，又給了我股买卖。这且不言。老掌柜的出去办貨去啦，鋪子里的事儿托咐我啦。天儿也不早啦，挑幌子做买卖呀！

〔秦良、秦重上〕

秦　良　（唱）被困他乡討了飯，

秦　重　（唱）举目无亲好为难！

秦　良　儿呀，你我父子在东京时节，也算富豪之家，頗为方便，常常施舍。如今进退无門，落在乞討之中，思想起来，好不伤心人也！

秦　重　啊爹爹，天有阴晴，人有穷富，事已至此，且免悲伤。有道是：苦极生荣，吉人自有天相。

秦　良　唉！

秦　重　待孩儿上前求乞。啊，掌柜的請了！

邢　权　請了！

秦　重　我們是东京汴梁人氏，逃难至此，行到此間，腹中飢餓，有劳掌柜的与我們取上两碗飯，一碗菜，也就够我父子充飢的了。

邢　权　您是外乡人，不知道我們这儿的风俗。我們这儿是卖香油、燒酒、芝麻酱，您吃飯到飯館儿才有。

秦　重　唉，父子落难穷途，盘費尽空，求掌柜的方便方便，

周济周济，我父子也好充飢。

邢　权　哦，鬧了半天，你是个要飯的。你一边去吧，連我們还吃窩头哪。你还要点儿菜啦飯啦的，你瞧說的多容易！

秦　良　苦哇！想我父子落难穷途，求乞无門，好伤感人也！

〔朱十老上〕

朱十老　（唱）人到七十古来稀，
　　　　　　无儿无女甚慘凄；

秦　良　苦哇！

朱十老　啊！这老者为何在此落泪？

秦　良　我們逃难至此，无衣无食，故尔落泪。

朱十老　听你讲話，不像此地人氏呀？

秦　良　本来不是此地人氏。

朱十老　哪里人氏？

秦　良　东京汴梁人氏。

朱十老　因何至此？

秦　良　金兵作乱，我父子逃难至此，举目无亲，受尽飢寒。

秦　重　苦哇！

朱十老　啊！这是何人？

秦　良　乃是小儿。过来見过老丈。

秦　重　小生拜揖！

朱十老　少礼少礼。請到鋪中叙話。

秦　良　怎好打攪！

朱十老　四海之中，皆是朋友，何分彼此？請！

秦　良　是，老丈請！

朱十老　請！

秦　良　（向秦重）进来！

〔秦重欲进、邢权拦介〕

朱十老　嗯！

邢　权　掌柜的回来啦？您請，您請！

朱十老　請坐，請坐！

秦　良　告坐。

朱十老　請問尊姓大名，在家做何生理？

秦　良　我姓秦名良，乃汴梁人氏。向为官宦，家业小康。因金兵作乱，攪乱东京，天子迁都临安，我全家也逃难至此，不幸賤妻命丧中途，随带金銀俱已失落。至此举目无亲，求乞无門，堪堪就要飢餓而死呀！

朱十老　哦，原来如此。君子落难，古之常理，何須悲泣。老先生若不嫌弃，就在这鋪中暫居一时，待等平定，另想他計如何？

秦　良　老丈如此恩德，我秦良何日得报！

朱十老　君子相交，何在一时。請坐，請坐！

秦　良　哎呀，愧煞愧煞！請問老丈尊姓大名？

朱十老　我朱十老，久居临安，开設小小油坊，耐守暮年而已！

秦　良　請問有几位令郎？

朱十老　唉！不幸糟糠早逝，老汉年已花甲，膝下无嗣，不过坐食待死，別无他望。

秦　良　哎呀，这样善德之人，怎么乏嗣无后呢！啊老丈，若不嫌弃，我秦良願将小儿拜在你的膝下，作一螟蛉，以奉朝夕，望勿推却！

朱十老　哎呀，这如何敢当！

秦　良　恩德相感，何必謙遜？（向秦重）过来拜过你爹爹！

秦　重　遵命！

（唱）秦重叩首遵严命，

从今朝夕儿奉亲。

朱十老　亲翁請来上坐！

秦　良　有坐，有坐！

邢　权　老掌柜收了儿子啦，您大喜！少掌柜的，我这儿有礼啦！

朱十老　（向邢权）預备酒飯去！

邢　权　是。（下）

朱十老　亲翁，从此你我异姓同居，如同一家，早晚吃碗安乐茶飯。如今我有了儿子，暮年我也有靠了哇，哈哈哈……

秦　良　亲翁，我本当在此安居；怎奈賤内丧在中途，意欲回轉故土，葬妻事毕，再来与兄相聚。

朱十老　待等賊乱平复再去，何行之速？

秦　良　不是呀，賤妻中途殞命，尸身未葬，若待天长日久，恐尸体难覓。

朱十老　旣然如此，我也不便阻拦。来来来，这有白銀一封，以作費用。

秦　良　这……愧領，愧領！

朱十老　亲翁几时启程？

秦　良　如今有了路費，我是即刻启程。

朱十老　邢权，看酒飯过来，我与亲翁餞行。

邢　权　（内）来啦！（端酒飯上，摆介，斟酒介，下）

朱十老　亲翁請！

秦　良　叨扰了！

（唱）多蒙朱翁施恻隐，

救我父子活命恩。

恩同再造話难尽，

胜似南海菩提心。

朱十老　朱翁！

（唱）我看此子有福分，

后来必要显門庭。

人生际遇非等閑，

他日相逢叙旧情。

秦　良　（唱）秦良聞言喜气增，

另眼看待小娇生。

施罢一礼登路程，

父子今日两离分！

秦　重　爹爹，孩儿跪送了！

秦　良　秦重，为父此番回轉家乡，葬埋儿母亲尸灵，多者一月便回。儿必須早晚殷勤侍奉儿的义父，以报养育之恩。秦重！

秦　重　爹爹！

秦　良　我儿！

秦　重　我父！

秦　良
秦　重　唉，儿
爹爹呀！

秦　良　（唱）合家逃难到东京，

只望到此得安宁。

儿母中途丧了命，

今日骨肉两离分。

抛子非是父心忍，

为葬儿母桑死尸灵。

分别話儿說不尽，

秦重，儿呀！

义父台前奉晨昏儿要小心殷勤。（下）

秦　重　（哭介）爹爹呀！……

朱十老　休得啼哭，不日就要回来的呀。进来，坐下！

秦　重　是。

兰　花　（內）啊哈！（上）

（念）做菜又做飯，

浆襵又洗涮；

女大十八变，

奴家最好看。

老掌柜的您好哇？

朱十老　見过你少东人！

兰　花　您不是沒儿子么？

朱十老　我新收的义子。不必多言，上前見过！

兰　花　哎，是个小白臉，有了开心的啦！少掌柜的，我們这儿有礼啦！

秦　重　少礼！

兰　花　少掌柜的，您有什么洗的只管言語，我会做您哪！

秦　重　好。

兰　花　您有什么做的，您也言語，我也做您哪。

秦　重　好。

兰　花　喲，怎么就会說这一句呀？

秦　重　本来好么！

兰　花　老掌柜的收了儿子啦，我給您道喜啦！

朱十老　罢了。

兰　花　从此往后哇，我們俩人合心合意孝順孝順您哪，您这可要享福啦！

朱十老　哈哈哈……正是：我今收了螟蛉子，

秦　重　孩儿朝夕奉严亲。

〔众同下〕

第二十一場

〔卜乔、莘瑤琴、王九媽、車夫上。王老美上，迎介〕

王九媽　（唱）移来一棵搖錢树，

　　栽种自家聚宝盆。

〔莘瑤琴、王九媽下車介，車夫下。王老美、卜乔、莘瑤琴、王九媽进門介〕

王九媽　张媽！

王老美　张媽！

张　媽　（内）来啦！（上）

什么事儿呀？

王九媽　打臉水，伺候洗臉，給她攏攏头、燙燙脚。

张　媽　是啦。姑娘，随我来！

〔张媽領莘瑤琴下〕

卜　乔　您瞧怎么着？

王九媽　将就着吧。

卜　乔　您就别将就啦。給多少錢？

王九媽　这还值得了多少錢！你要多少錢？

卜　乔　眞格的，这还不値几百两銀子！

王老美　穷疯啦！

卜　乔　穷也犯不上疯啊！

王老美　什么就几百两銀子啊！

卜　乔　您别听我說呀。您給多少錢？

王老美　不少給你，弄一封銀子，这就便宜你。

卜　乔　你眞拿得出手来！瞧瞧也値几十两，那哪儿成啊？

王九媽　得啦，我这儿还有体已錢二十两，給你拿去吧。

卜　乔　得啦，您就給凑个整儿得啦。

王九媽　沒够啦？

王老美　你犯財迷！你哪儿来的女孩儿呀？拐子手拐来的！你别走啦，咱們打官司啦！走走走！（扯卜乔介）

卜　乔　您瞧瞧，这犯不着急扯白臉啊，有，我拿着；沒有，好說。这算什么？明儿个見！明儿个見！（下）

王老美　他媽的，你瞎了眼啦！得啦，滾啦！

王九媽　怎么着？

王老美　滾啦！这样儿人就得这么办。

王九媽　眞有你的！我說张媽，姑娘梳洗完了沒有？

张　媽　（內）梳洗完啦！

〔张媽領莘瑤琴上〕

莘瑤琴　卜大叔哪里去了？

王九媽　什么大叔，那不是你爹么？

莘瑤琴　他不是我爹爹！

王九媽　哎喲！他不是你爹爹，那就莫怪啦。他得了我們五百两銀子，把你卖給我們啦。

莘瑤琴　此話当眞？

王九媽　啊！那还有假的嗎？

莘瑤琴　哎呀卜乔，你好狠心哪！

（唱）听一言来心惊震，

冷水澆头怀抱冰。

堪叹爹娘不知影，

爹娘啊！

賊子毒狠陷奴身！

（哭介）喂呀！

王九媽　得啦，他已經走啦，你就別哭啦！我們这儿也不能錯待了你！吃、喝、穿、戴，缺不了你的。只要听說听道的，赶明儿个給你立个房头，像你这个模样小运气儿錯不了，遇見一个好客儿，你就享了福啦！

莘瑤琴　啊！你們說的都是些什么話？你們是什么人家？

王九媽　我們这儿是秦楼楚館，小名儿就叫南班子！你是我們銀錢买来的，往后你就得給我們迎宾接客！

莘瑤琴　住了！我乃名門之女，怎能做此下賤之事！

王九媽　到了这儿，可由不了你！

莘瑤琴　我就是一死！

王九媽　嘿！先別拿这个死吓唬我。我告訴你，你乖乖儿地便罢；如若不然，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莘瑤琴　什么厉害？

王九媽　你这儿来。（打莘瑤琴介）这就叫厉害呀！

（唱）聞言不由我怒气生，

开口大罵小賤人。

你若不遵我的命，

教你皮破鮮血淋！（打莘瑤琴介）

王老美　得啦得啦，別打啦！人家孩子新来乍到，你就要眞打，你看打得这个样子，你們这号儿人，太不懂人道啦！

王九媽　你瞧你，老虎带念珠，充什么假善人哪！

王老美　我說孩子，你也不好，既到了这个地方儿，你不认命成么？干这玩意儿，賠不了什么，一笑两龇牙，

就吃香的喝辣的，心眼儿一活动，我們就沾光啦！别哭啦。张媽，你再給擦擦臉，张罗弄点什么吃的去。沒人打你啦，别害怕啦，这比家里不强么？你要是吃长了。叫你回家，你都不回去！

莘瑞琴　（哭介）喂呀！

张　媽　走吧，别哭啦！

〔张媽領莘瑞琴下〕

王九媽　你瞧她这翻滾不落架，可怎么好？

王老美　你呀，死打忘了疼。这玩意儿生板楞打眼儿——那不成啊！

王九媽　我們那会儿就不这样子！

王老美　你是什么骨头，那不能像你似的！人家根基在那儿，人家是好人家儿女。

王九媽　那我这倆錢儿就白花了么？

王老美　有主意：你找刘四姨去，她是刘欽嘴儿呀，叫她一說就得啦！

王九媽　嘿，眞有你的！不是你提醒，我还眞把她給忘啦。对，我找她去。

王老美　这不結啦！（下）

王九媽　（出門介，边走边說）咳！你瞧我們这碗飯难吃着哪：又得忍，又得狠，又得哄着，又得捧着，有一点儿不到哇，就許出漏子，簡直是眞眞假假，虛虛实实，都得有。咳，难着哪！到啦。四姨媽开門来！

刘四姨　（內）啊哈！（上）

（念）身当老娘婆，

　　全凭嘴能說；

找我无别干，
收生带卸車。
喲！老姐姐来啦，家里坐！

王九媽　正要家里坐。

刘四姨　我說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滋毛儿来啦？

王九媽　滋毛儿你又不給肉吃！

刘四姨　你还想吃肉？

王九媽　找你有点儿事情。

刘四姨　有什么事呀？

王九媽　我买了一个女孩子。

刘四姨　多大岁数啦？

王九媽　十四岁啦。

刘四姨　多少錢买的？

王九媽　要一百两，七十两就办下来啦。

刘四姨　长得怎么样啊？

王九媽　嘿！一表人材。

刘四姨　得啦，你又有了搖錢树啦！

王九媽　唉！哪儿有那么称心的事！

刘四姨　怎么，又跑啦？

王九媽　这丧不丧啊！

刘四姨　那么怎么啦？

王九媽　这孩子脾气太大，她跟我犯起軸子，我也沒法子，找你来啦。你給我劝劝她去吧！

刘四姨　哎喲，你是叫我給你劝孩子去呀？

王九媽　啊！

刘四姨　这可不是跟你說，你知道哇，我是刘鉄嘴，能够說得罗汉思情，嫦娥想嫁，别管她是什么样儿的人，

只要我这么一句話，她就得順把。但有一件，咱們可得讲讲价儿！

王九媽 喲！咱們自已姐妹，我还能难为得了你么！讲什么价儿呀？

刘四姨 哎，亲是亲，財是財，我这会儿指这个吃，这叫买卖生意！

王九媽 喲！你怎么这么认錢不认人哪？

刘四姨 跟你就得这么办。

王九媽 那么我給你多少錢？

刘四姨 不訛你，你就給三十两銀子。

王九媽 嘀！說几句話就三十两么？

刘四姨 这不算花你的，这是你省下来的。

王九媽 哎喲！在这儿等着我哪。

刘四姨 啊！你打算省下，那可不成啊！

王九媽 得啦，就那么办吧。只要說好啦，我还許多給哪。咱們走！

刘四姨 留个話儿。柱儿！

刘柱儿 （内）哎！（上）

（念）溺尿和泥，

放屁崩坑儿，

醒了就吃，

吃了就睡。

刘四姨 这倒不錯，屬狗豆子的——淨吃不拉。

刘柱儿 哪儿去，跟人跑？

刘四姨 呸！我上你九大媽那儿去！

刘柱儿 給俩子儿！

刘四姨 怎么又要錢？

刘柱儿　看家錢！

刘四姨　拿去吧！我走啦，看着家！

刘柱儿　哎。

刘四姨　关上門！

刘柱儿　是啦。（下）

王九媽　走哇！

（唱）人人道你刘铁嘴，

刘四姨　（唱）这也不是对你吹。

王九媽　（唱）用手拉定刘姐妹，

刘四姨　（唱）你是一个臭烏龟！

〔同下〕

第二十二場

〔张媽、莘瑤琴上〕

莘瑤琴　（唱南梆子）

可叹我青春女紅顏薄命，

到如今遭大难甚是慘情。

恨卜乔恶賊子心腸忒狠，

他将奴卖至在烟花院門。

奴前思后又想无有投奔，

倒不如悬梁死命見閻君！

〔王九媽、刘四姨上〕

刘四姨　（唱）姐妹二人把楼上，

果然一个美姑娘！

王九媽　（向张媽）姑娘干嘛噘嘴？不用說，你招她生气来着！

张　媽　我們多喒哪！

王九媽　擱着你的，我知道。姑娘过来，見見你四姨媽。来

呀！

刘四姨　哟！姑娘，你坐着吧。(向王九媽)你去你的吧，我們娘儿俩說說話儿，不用你这碍手拨拉脚的！

王九媽　哎，我給你們张罗茶去！

刘四姨　咳，要开水！

王九媽　是呀，反正不給你温吞水喝！(下)

刘四姨　姑娘，你多大岁数啦？

莘瑤琴　一十四岁了。

刘四姨　姓什么，叫什么呀？

莘瑤琴　姓莘，名叫瑤琴。

刘四姨　哪儿的人哪？怎么会到这儿啦？

莘瑤琴　乃东京汴梁人氏。我父莘善，也是詩书門第。只因胡儿造反，举家逃难，中途爹娘失散。可恨卜乔万恶賊子，将我卖与烟花院中，他們叫我学彈唱歌舞；是我不从，他就将我百般拷打，奴好命苦哇……

刘四姨　你别哭哇，你、你、你……可别哭啦。咳！你这么一哭哇，也勾起我的陈煩来啦。我今儿个是对景伤情啊！姑娘，我小的时候比你还苦哪，我打七岁上就叫拍花的把我給拍来啦，也是卖在这个地方儿，叫我学彈唱歌舞，琵琶絲弦，我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呀，天天她們哄着我，叫我迎宾接客，后来我就七抓八抓，积攒了点儿体己銀子，我可就从良啦！

莘瑤琴　什么叫从良？

刘四姨　就是拿銀子贖身，嫁夫找主，一夫一妻的过日子，这就叫从良。我想你跟我是同病相怜，你呀，就认命吧。已经落在水里啦，你再想拔出腿去，那可就費了事啦。就滿打你今儿个出去，也算是下水的人

啦。你可知道靛缸里捞不出来白布？你不听他們的話，少不得他們要折磨你。咳！你就是尋死上吊也不成啊！你瞧，这四周有人在这儿看着你哪，他也不放过你去。你就想开了吧，你听我的話沒錯，你先学学琵琶、絲弦，弹唱歌舞的，以后自个儿留点儿心眼儿，攢点儿体己錢儿，自个儿贖身。一从良，找个合意的丈夫一过日子，往后也是一家子人家。长住了眼哪，你要遇見个好心眼儿的人儿，孩子，你那称心的日子在后头哪。我这个話全都为你，你要再思再想啊！

莘瑤琴　呀！

（唱西皮二六板）

听她言說得奴心中不定，

背轉身来口問心。

自古紅顏多薄命，

事到头来果是眞。

暫且依从对她論，

尊一声媽媽听分明：

奴家日后若僥幸，

必要答报你的恩。

可叹女儿遭不幸，

还要照看女儿身。

刘四媽　哎呀我的宝貝儿呀！从今儿个你就是我的女儿，听我的話沒錯儿。往后那王九媽也不敢虐待你。你要是受了委屈，只管告訴我，有媽媽我給你出气哪。(問張媽)你不用跟我齜牙，还有你哪，要是待錯了她呀，我撕不烂你！叫你們老板去！

张　媽　当家的！

王九媽　(內)来啦！(上)

怎么着啦？

张　媽　四姨媽找您哪！

王九媽　哎，我瞧瞧去。劳駕劳駕，說好啦？

刘四姨　都說好啦，你可別錯待了她！

王九媽　喲！这是我的搖錢树，哪能錯待了她呀！宝貝儿呀，只要你听話，我不能錯待你。张媽伺候着，她要什么，給她什么！

刘四姨　哎哎！我还有句話說在头里，人之儿女，己之儿女，她今年才十四岁，你可別坑她！

王九媽　是，是，我知道。

刘四姨　可是这么着，不管远年近月，可得准人家贖身！

王九媽　啊！哎，也成，只要給我三千銀子！

刘四姨　啊！三千銀子，太狠了吧。你多少錢的本儿呀？

王九媽　哎，我这是一本万利呀！

刘四姨　那么有三千两，可就得放人家，別說了不算！

王九媽　她这会儿拿来都成。

刘四姨　哪有那么痛快事呀！

王九媽　少了可不成！

刘四姨　得！有你这儿句話就成。(向莘瑤琴)听見沒有？三千銀子才能放你哪。好好在这儿吧！

王九媽　张媽，伺候着点儿！

刘四姨　我走啦。

王九媽　不送啦。

刘四姨　什么不送啦！我那个哪？

王九媽　什么呀？

刘四姨　家里怎么說的，我那三十两銀子哪？

王九媽　我哪儿有三十两啊！

刘四姨　說了不算，我給你回脫了吧，我不負这个責任啦！

王九媽　嗳嗳嗳，咱們姐儿俩，何在乎銀錢？来吧，我这儿有个鐲子送給你吧。

刘四姨　就这个"凉凉儿"的？

王九媽　凉凉儿的，四个子儿哪！

刘四姨　淨拿这个矇事！

王九媽　这就是个信息，等明儿我有三十两銀子再贖。

刘四姨　就是吧。

王九媽　走哇！

刘四姨　哪儿去？大风大雨的，我还有話哪！

王九媽　說吧。

刘四姨　我将才可打听明白啦，人家虽不是宦門之后，也是根本人家，已經落在这步田地啦，人家可是认了命啦，你可不許虐待人家！你想，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拿人家的骨肉給你掙錢，你这叫买良为娼，本来就有伤人道，你再虐待人家，你居心何忍！俗話說：人有人心，那个菜还有菜心儿哪！我說这話，你那心里放明白点儿！

王九媽　是，我們心里明白。

刘四姨　明白就好，死不到炕上。你給她起名儿沒有？

王九媽　叫她美玉。

刘四姨　你叫她花魁，准得紅！

王九媽　謝謝您的吉言。

刘四姨　正是：鴇儿留得方寸正，

　　　　　　妓女自然有热心。

王九媽　　　　存心好善奴为首，

　　　　　　　忠厚我算第一人。

刘四姨　你呀，怎么配哪，什么造的！

〔众分下〕

第二十三場

〔李二上〕

李　二　相爷寻快乐，特来选名花。

来此已是，有人儿沒有？

〔王老美上〕

王老美　（念）自家不够格儿，

　　　　尽靠小老婆儿；

　　　　每日无別事儿，

　　　　天天去跑合儿。

在下、王老美。自从花魁娘子一出手，天天車馬盈門，游客往来不断，可称財源茂盛。天已不早，門口凉快凉快，不差什么該上人儿啦。（見李二介）哪儿来的？

李　二　秦相府来的！

王老美　爷爷請里边儿坐。貴姓？

李　二　姓李，行二。

王老美　李二爷，有事么？

李　二　老相爷听說你們这儿有个花魁娘子，是么？

王老美　是呀。

李　二　他老人家要瞧瞧，好緣分，她要去这趟，往后就許发財！

王老美　这是好事呀，我得言語声。（向內）掌柜的！

〔王九媽上〕

王九媽　什么事？

王老美　秦丞相府李二爷来啦，說是老相爷要看看花魁娘子，你去見見他，周旋周旋，上和不如下睦，到哪儿都有个照应。

王九媽　是呀，李二爷在哪儿？

王老美　厅上坐着的就是。

王九媽　喲！李二爷您好哇？我听說老相爷要看看花魁呀？沒什么說的，多分心，府里規矩她不懂，您多照应点儿！

李　二　不用托咐，沒錯儿，他那岁数还有什么？左不是招他一乐儿就得啦！

王九媽　那么拜托您！

李　二　是啦。花魁哪？叫她收拾收拾就走吧。

王九媽　（向內）张媽，叫花魁收拾收拾，跟李二爷到秦相府去，快着点儿！（向王老美）你传轎子去！

王老美　是啦。（向內）轎子来！

〔轎夫上〕

王老美　我也跟去。

王九媽　你总得去。

李　二　你这个德行哪儿成？张媽，扶姑娘上轎！

〔张媽、花魁上（即莘瑤琴），入轎介，下。李二、王老美随下〕

王九媽　（唱）看来花魁时运好，

　　　　惊动了相府名望高。（下）

第二十四場

〔四家丁、院子、吳霸强上〕

吳霸强　（唱）我父在朝为官宦，

　　　　金銀珠宝堆成山。

某、吳霸强。我父吳进祿，随駕临安。我跟随爹爹

到此，每日消閑无事。聞得勾栏院中有一名妓，名叫花魁，不免前去寻个快乐。来！

院　子　有。

吳霸强　带路！

院　子　是。

吳霸强　（唱）整日无事多瀟洒，
　　　　秦楼楚館訪名花。

〔众圓場〕

門　子　到啦。有人沒有？

〔王老美上〕

王老美　大爷来啦！請里头坐。掌柜的！

〔王九媽上〕

王九媽　什么事？

王老美　有客来啦。

王九媽　生人儿，熟人儿？

王老美　面生可疑。

王九媽　不认识呀？

王老美　沒見过。

王九媽　花魁喝酒喝得昏迷不醒，这怎么办哪！打发走吧！

王老美　我也那么說。

王九媽　喲？大爷来啦。您貴姓？

院　子　他姓吳，吳大人的公子吳大太爷。

王九媽　吳大太爷您好哇？伙計，倒茶！

吳霸强　哪里有这些閑話！我且問你：你这里可有个花魁？

王九媽　上秦丞相府啦。

吳霸强　可要回来？

王九媽　沒准儿回来不回来。

吳霸强　啊！你吳太爷到此，拿丞相府欺压某家不成！

王九媽　誰肯拿財神爷往外推呀？她实在沒在家。

院　子　不听她这套，咱們后头瞧瞧，要是在家，再跟她算賬！

吳霸强　好哇！

（唱）听一言来怒气发，

花言巧語騙哄咱。

人来带路后院查，

欺騙某教你染黃沙！

王九媽　哎喲！吳太爷，您别生气，花魁实在沒在家，等她回来，我叫他好好的伺候您，不留别的客，您瞧好不好？

吳霸强　（踢王九媽介）去你娘的！下次我来，若再慢待某家，要尔的狗命！带馬！（上馬介）哈哈！哈哈！啊哈哈哈……走！

〔四家丁、院子、吳霸强下〕

王九媽
王老美　唉！（下）

第二十五場

〔秦重上〕

秦　重　（唱）为避兵灾离家乡，

我母中途一命亡。

父子羈旅无依傍，

幸从义父度时光。

小生、秦重，乃东京汴梁人氏。只因金兵犯界，闔家逃难临安，不幸母亲命丧中途，父子投亲无路，幸遇朱十老仁厚，爹爹命我拜在他膝下以为螟蛉义子。爹爹又往汴梁寻覓母亲尸骸去了。义父討賬

未归，命我看守鋪中。身子困倦，不免小睡片时。

（睡介）

〔兰花上〕

兰　花　（唱）輕移蓮步店房上，

只見秦重睡一旁。

上前将他拉一把，

待他醒来作商量。

秦　重　（醒介）啊！你到此做甚？

兰　花　少掌柜的，自从您到这儿来，您也瞧上我啦，我也瞧上您啦；要不介，今儿个乘着老掌柜的不在家，咱們俩人好一好吧！

秦　重　嗳！我爹爹不在家中，你就来討厌！倘若被人看見，成何体統！

兰　花　咳，老掌柜的沒在家，伙計又出去送油去啦，这会儿家里沒人，就是你我，趁这会儿咱們俩人亲热亲热！

秦　重　呸！无耻的賤人，站远些！哼，岂有此理！（下）

兰　花　我把你个小挨刀儿的！我拿猪头找不出庙門来啦。有嘞，不定哪天，在老掌柜的跟前搬动是非，我要害不了你呀，算不了好老婆尖儿！

（唱）小秦重說話不忖量，

不由人怒恨在心旁。

待等到邢权回鋪往，

再寻个巧計作主张。

〔邢权上〕

邢　权　（唱）我的香油卖的广，

四方主顾交易长。

兰　花　喲！邢权，你回来啦？

邢　权　哎。你一个人儿在这儿干什么哪？

兰　花　你管哪！

邢　权　那不成，必定有事。少掌柜的哪儿去啦？不用說，你們俩人准有勾当，不說实話，我告訴老掌柜的打你！

兰　花　唉！别提啦，自从老掌柜的收了这个干儿子，当作掌上明珠，把你我看成粪土不如。所以我今儿个趁着老头子沒在家，找你商量个主意，把秦重給轰出去，往后这个鋪子，不就是咱們俩人的了嗎！

邢　权　这話是眞的？你沒瞧上他，忘了我呀？

兰　花　喲！咱們俩人交情在先，我还能甩了你嗎！

邢　权　对，咱們俩有交情。

兰　花　你有主意沒有？

邢　权　有主意，早就想好主意啦！这不是靠节了么，老掌柜的还沒算賬，那柜里存着二百多銀子，回头咱們把它拿出来，藏在秦重鋪蓋卷里，我再买把刀，給他掖在鋪蓋里头，等老掌柜的回来，我挑唆他算大賬，必要查点銀子，一找銀子沒有，我就假意着急，你就說我偷去啦，你一边儿加言加語，說要翻我的鋪盖，翻我的沒有，我再翻你的，你这儿一定也沒有，翻来翻去，也就翻到他那儿啦，一瞧銀子在他那儿，还有一把刀，到那时候儿咱俩在旁边儿再說几句有阴功的話，老掌柜的一生气，准得把他赶出去，你瞧这个主意怎么样？

兰　花　好主意！就是那么办。

邢　权　来，开柜拿銀子，干起活来！

兰　花　刀哪？

邢　权　这儿哪。

兰　花　买这把刀干什么？

邢　权　还告訴你說：明人不做暗事，买这把刀，我就是为你。

兰　花　啊！好良心哪，安心不善！

邢　权　啊！奸情出人命嗎！

兰　花　嘿！眞可以！

邢　权　藏好啦。你上后头待着去，我等着老掌柜的算賬。

〔兰花下。朱十老上〕

朱十老　（唱）越国大夫曾貿易，

　　　　孔門弟子作生涯。

邢　权　老掌柜的回来啦。

朱十老　回来了。兰花，看茶来！

兰　花　（內）来啦！（上）

　　　　您喝茶。

朱十老　秦重哪里去了？

兰　花　后柜房睡觉哪！

朱十老　喚他前来！

兰　花　你叫他去吧，我不搭理他！

邢　权　哎，我們俩人好，我叫他去。少掌柜的，醒醒儿，老掌柜的回来啦，那儿叫您哪！

秦　重　（內）来了！（上）

　　　　思亲常流泪，愁鎖皺双眉。

　　　　爹爹在上，孩儿拜揖！

朱十老　罢了，坐下。

秦　重　告坐。

朱十老　儿呀，不要煩恼，你爹爹不日就要回来，儿要长起精神才好。

秦　重　是。

邢　权　老掌柜的，就到节下啦，咱們該算算大賬啦。

朱十老　你們算来！

邢　权　是。好啦，少掌柜的您算着，我报賬。

秦　重　待我算来。

邢　权　先打东路的：佃客馬家五十五，花柳巷梅家六百六，南厢高家七百七，扁担何家四百四，再打个四百四，西路酸梅烏家三百三，王七爷二百二，完啦。共合多少？

秦　重　两千八百一十一吊五百。

邢　权　再打入賬：收张牛疯二十五两，收錢家一百一十两，又收六十五两，共合多少？

秦　重　二百两。

邢　权　再打現錢共多少？

秦　重　七百吊零五。

邢　权　点点数目：少掌柜的点銀子，我点現錢，五十吊一层，十四层零五吊，不錯。銀子数对不对？

秦　重　啊！哪里去了？

邢　权　怎么着啦？喲！老掌柜的，銀子沒有啦！

朱十老　怎么銀子无有了！哪里去了？

邢　权　柜門沒动啊！

兰　花　咱們鋪子沒外人！不用說，（向邢权）必是你偷了去啦！

朱十老　是呀，（向邢权）必是你偷盜去了！

邢　权　哎呀，老掌柜的，我从小儿就在您这儿，沒偷过东西呀！您别屈枉人，我可不敢！

兰　花　你不用装着玩，我得翻你！

那　权　哎，你翻吧！

兰　花　哪个鋪盖是你的？

那　权　这个就是我的！

兰　花　我得打开瞧瞧！

那　权　你瞧吧！有嗎？有嗎？

兰　花　沒有。

那　权　沒有哇，那可不成，我得翻你！

兰　花　什么，你敢翻我？

那　权　說翻就翻！你的鋪盖在哪儿？

兰　花　在屋里哪！

那　权　屋里怎么着，我也得翻翻！

兰　花　你翻哪！有怎么着，沒有怎么着哇？

那　权　有就要了你的命！

〔那权翻鋪盖介〕

兰　花　有么？有么？

那　权　沒有哇！

兰　花　沒有怎么着？

那　权　沒有拉倒。

兰　花　你那叫放屁！

那　权　哎，别駡人哪！

兰　花　那么，什么叫拉倒哇？

那　权　沒有，可不是拉倒。

兰　花　拉倒还他媽的卖房杙哪！

那　权　你瞧这个丧！

兰　花　你乖乖儿地給我卷上！

那　权　得！您别生气，我給您卷上。

兰　花　这不結啦！

邢　权　嘿，眞厉害！老掌柜的，都找啦，沒有。

朱十老　怎么无有？

邢　权　您瞧吧，都翻到啦！

朱十老　这一个呢？

邢　权　这个沒动。

朱十老　怎么？

邢　权　这是少掌柜的鋪盖。

朱十老　也要看看！

邢　权　不是，刚才我就捅了个馬蜂窩，这我更不敢动啦！

朱十老　只管打开！

邢　权　哎。这可是他叫我打开。哎喲，喝！怎么有把刀哇？老掌柜的，銀子在这儿哪！

朱十老　啊！秦重啊，老夫待儿亲同骨肉，为何做此下流之事？

秦　重　这事孩儿一概不知，爹爹不要狐疑呀！

邢　权　您那天沒在家，他还跟我們說那个来着哪。

朱十老　哪个？

邢　权　大概是气話，要弄把刀干什么哪！这个，我得辞活！

秦　重　哎呀爹爹呀，不要誤听谗言哪！

朱十老　这个！

兰　花　什么？我們給你使坏？老掌柜的，他那儿有的是刀，您就把我宰了吧！省得我搬弄是非，我可活不得啦，我的媽呀！

朱十老　呀呀呸！想为父这样待你，你竟生意外之心，有道是：人家骨肉貼不了自己身上。像你这样負义之子，要你何用？邢权，将他衣帽剝了下来，赶他出去！

气死我也！

邢　权
兰　花　你出去吧，别在这儿攪我們嘍！

秦　重　唉！君子穷途运不济，时衰反被小人欺。走！（下）

兰　花　得啦，他走啦，这个小挨刀儿的，可恨透了我啦。老掌柜的，您把銀子收起来。

邢　权　嘀，这把刀冰凉棒硬，飞快飞快！老掌柜的，您瞧多悬哪！

兰　花　眞叫人可怕！

邢　权　他这个良心不好，架不住老天不佑！

兰　花　（向朱十老）您歇着去吧。

朱十老　唉！

兰　花　得啦，别生气啦。

朱十老　（唱）墨染鷺鶿黑不久，
　　粉塗烏鴉色不鮮。
　　曲木煨直終須弯，
　　养狼当犬守戶难。（下）

邢　权
兰　花　（唱）今日称了你我願，
　　从此永效并蒂蓮。

〔兰花、邢权下〕

第二十六場

〔秦重上〕

秦　重　不是亲生子，到底两看承。
小生、秦重。可恨邢权、兰花，在义父跟前搬弄是非，将我赶出門来，却往哪里安身？也罢！我这油

店买卖純熟，不免去到天裕油店，寻找何九叔借一副油担，做一小本经营，也好餬口。正是：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天裕油酒店。何九叔哪里？

何九叔　（內）嗯咳！（上）

买卖交易行仁义，童叟无欺天不亏。

秦　重　啊何九叔，小生拜揖！

何九叔　罢了。到此何事？

秦　重　只为邢权、兰花二人搬弄是非，我义父听信谗言，将我赶出来了！

何九叔　哦，原来为此。待我送你回去就是。

秦　重　我暂时不回去了。

何九叔　为何？

秦　重　我看那邢权、兰花二人，定有不明之事，我若回去，他們必生禍端，若出了意外之事，反为不美。我义父日久自明，到那时回去，也还不迟。

何九叔　依你便怎样？

秦　重　何九叔借与小侄一副油担，做一小本经营，也好餬口。望求相助。

何九叔　这有何难！我这里現有一副油担，里面盛了四十斤香油，你担了去卖，卖了归錢就是。

秦　重　是。多謝了！

何九叔　你可知卖多少錢一斤？

秦　重　九百六一斤。

何九叔　多少錢一两？

秦　重　六十錢一两。

何九叔　半斤？

秦　重　四百八。

何九叔　倒是不錯，担了去吧。(下)

秦　重　是。呵呵，何九叔眞是慷慨人也！

(唱)仁人君子眞慷慨，

借我油担做买卖。

秦重担油街头上，

担往大街去生財。(下)

第二十七場

〔秦良上〕

秦　良　(唱)离却临安忙似箭，

一心只想回家园。

卑人、秦良，乃汴梁人氏。不幸金兵作乱，我全家逃难临安，我妻中途命丧，我父子又被强盗所劫，銀錢已空，看看落在乞討之中。幸蒙朱十老留住，是我将秦重孩儿拜在他膝下做为义子。又蒙他贈我五十两紋銀，为此仍寻旧路，搬取妻室尸骨，将灵柩送回原郡便了！

(唱)忆昔当年在故乡，

思想起教人泪洒胸膛。

实可恨金兵来犯上，

黎民塗炭遭了禍殃。

我全家逃难临安往，

結髮妻中途一命亡。

我父子金銀被賊搶，

看看求乞在路旁。

幸亏了朱老仁慈广，
待我父子好恩光。
秦重儿认为螟蛉子，
又送我銀两回故乡。
但得妻墓整妥当，
送回故土保安康。（下）

第二十八場

〔秦重上〕

秦　重　（唱）走过大街并小巷，
　　人人称我卖油郎。
待我来敲打敲打。

〔王老美上〕

王老美　（念）日午正在晌，
　　外头梆打梆；
　　娘們儿留鬍子，
　　爷們要生养！

〔王九媽上〕

王九媽　你这儿嚷嚷什么呀？

王老美　大白天晌午的，打更的就来啦，这不是沒有的事么！

王九媽　說的是哪，出去瞧瞧。咳！是干什么的？

秦　重　小磨香油。

王老美　卖油的。

王九媽　你是卖油的？

秦　重　正是。

王九媽　好不好？

秦　重　眞正小磨香油。

王九媽　卖多少錢一斤？

秦　重　九百六一斤。

王九媽　倒不貴，打一斤吧。（向王老美）你拿瓶子去。

王老美　是。（拿瓶子介）来，打一斤。准分量？

秦　重　十六两。

王老美　味儿倒不錯。叫她們姐妹也来打他的油吧！

王九媽　姑娘們来呀！

〔四妓女上〕

四妓女　什么事？

王九媽　有个小卖香油儿的，油的价儿也不大，油还好，你們打他的油吧。

〔四妓女看介〕

四妓女　哎，咱們拿家伙去。（下）

〔李二、轎夫上〕

李　二　相爷心煩悶，来找投心人。

有人么？

王老美　李二爷，里头坐。

李　二　老相爷叫花魁赶紧去，命我拿轎子接来啦。

王九媽　是啦。（向內）张媽伺候着，秦相府拿轎来接花魁，搀上轎子！

〔四妓女上〕

张　媽　（內）是啦。

四妓女　卖油的，多少錢一斤？

秦　重　九百六。

妓女甲　我打半斤。

秦　重　四百八。

妓女乙　你打呀！

〔张嫣、花魁上〕

花　魁　(唱)虽然身落烟花門，

陪伴俱是尊貴人。

飲酒題詩高談論，

那琴棋书画惟我能。

諸般事儿奴把心拿稳，

秦相府內走一程。

〔花魁上轎介，秦重看花魁介〕

李　二
张　嫣　走吧！

王九媽　(向李二)叫您受累啦！

〔花魁、轎夫、李二、张嫣、王老美下〕

妓女丙　我打四两。

秦　重　打四两二百四。

四妓女　給你錢。

〔秦重遙望花魁介〕

秦　重　哎呀妙哇！

(唱)秦重抬头用目看，

好似仙女下凡間。

怎得与她共同伴，——(楞住介)

四妓女　他有什么心事么！咱們偷他点油吧。(偷油介，下)

王九媽　給你錢哪，九百六，拿去！咳，你不要錢啦？

秦　重　(惊觉介)哎呀！

(唱)霎时魂灵飞九天！

哈哈哈……(接錢介，下)

王九媽　这个小卖油儿的，眼都瞧直啦。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下)

第二十九場

〔法空上〕

法　空　（唱“点絳唇”）秋水长空，落霞孤鶩，看山谷，唔呵！

异花奇木，世人难登这三宝路。

塞僧、乃上天竺寺住持法空是也。因往普陀山放戒参禪，拜禱已毕，不免回往天竺，看山林曠野，树木森森，秋风颯颯，梧桐叶落，好不凄凉人也！

（唱“混江龙”）

只見那山崖崎嶇路，

层层叠叠登道途。

俺須要参透了虛空，

方見得西方接引。

降龙伏虎大丈夫，

怎比得我佛門极乐清福。（下）

第三十場

〔秦重上〕

秦　重　（唱）这样的女子世間稀，

好似那嫦娥降瑤池。

怎能够和她成連理，

无人搭上那上天梯！

口燥得紧。来此酒館，沽飲几杯。酒家！

酒　保　（內）啊哈！（上）

杜康能造酒，刘伶爱貪杯。

喲！卖油的，我不打油哇。

秦　重　我是吃酒的。

酒　保　我这儿有，請里边坐。

秦　重　(進店介，放油担介)唉！

酒　保　您把挑子放順了哇！

秦　重　你把它放順了哇！

酒　保　照顾主，我就給您順順。用什么酒？

秦　重　有什么酒？

酒　保　蓮花白，玫瑰露，老白干儿。

秦　重　我且問你：面湖的那座楼房，是什么人家？

酒　保　那是秦楼楚館，就是勾栏院。

秦　重　哦！那三层楼上弹唱歌舞的，就是勾栏院？

酒　保　哎，那是老爷們玩乐的地方。

秦　重　我且問你：我方才看見有一位女子，輕盈体态，窄窄金蓮，乘轎而去，她是何人？

酒　保　你連她都不知道！好，我告訴你：此女乃汴梁人氏。自幼讀书，琴、棋、书、画，笙、管、笛、簫，无不精通。容貌有傾国之色，接待的都是卿、侯、将、相，公子、王孙；紳商、富戶，多有交結不上的。她是赫赫聞名的花魁娘子么！

秦　重　哦，她就是花魁娘子！（拍酒保介）

酒　保　咳，这是我！

秦　重　酒家，我宿她一宵，要多少錢？

酒　保　多少錢就行啦，得十两銀子！

秦　重　十两銀子不多呀！

酒　保　咳！他这是汗愁的吧。你当花十两銀子就够啦？那还有酒飯錢，伙計、老媽錢，还得花个七两八两的哪！

秦　重　好酒两壺！

酒　保　是。有量啊！酒到。

秦　重　唔，好酒！

酒　保　真正高原封！

秦　重　呵呵，好一个美人哪！

酒　保　在哪儿哪？

秦　重　你看她眉清目秀。

酒　保　誰呀，說我哪？

秦　重　粉面桃腮。

酒　保　你說我哪？

秦　重　樱桃小口，硃唇一点。

酒　保　我成了猪乖乖啦！

秦　重　哎呀美人哪！

酒　保　你怎么着，瞧上我啦！

秦　重　哈哈哈……

（唱）美人生得多清雅，

　　容顏娇丽貌如花。

　　体态輕盈甚瀟洒，

美人哪！

　　触目魂飞心爱她。

酒　保　你倒是怎么回事？

秦　重　就花它十八两！

酒　保　我說你是怎么啦，怎么淨說梦話？

秦　重　在此吃酒，什么說梦話！

酒　保　別介。听我說：咱們是小买卖，挑几根儿绳，上磨肩膀儿，下磨脚掌儿，賺俩錢儿不容易，別癞蝦蛤想吃天鵝肉——妄想爬高！你要是这么一胡思乱想，不就算飘流了嗎？总是剩俩錢儿养家才好！

秦　重　我知道。酒錢在此，我去了。

酒　保　哎，趁早去吧！

秦　重　花魁呀！

酒　保　我躲远着点吧，扑着不是玩的！（下）

秦　重　（唱）好一美貌女娇娃，

　　令人时刻想念她。

好个花魁娘子呀！你看她粉面桃腮，胜似芙蓉，樱桃小口，硃唇一点，楊柳腰儿，窄窄金蓮，令人可爱，哎呀令人可爱。哎，我想人生在世，若得花魁共枕同眠，眞眞是快事，也不枉空活一世呀！哎呀，方才那酒保言道：那花魁接待的都是些公子王孙，官宦人家子弟，她未必肯接待我卖油郎吧？哎呀，痴心妄想！哎，我想那王八鴇儿，乃是奴顏婢膝之輩，他們只看銀錢份上，只要我有銀錢，不怕他不接待于我，对，只要有錢，怕他不接待于我！哎，秦重啊秦重！你又来了，你做这小本经营，哪里赚得来那十数两紋銀，得近那花魁娘子，你这不是痴心妄想么？只恐今生今世不能够了！唉，不能够了！哎呀，眞眞难得見的花魁娘子！唔，有了，我将每日卖油錢积它一分銀子，一天一分銀子，十天一錢銀子，一月就是三錢銀子，一月三錢銀子，一年就是三两六錢銀子，一年三两六錢銀子，若积攢三年，是三三見九，三六一十八，是十两零八錢銀子，可以够得見那花魁娘子的了。我若积二錢銀子吧，只須半年也就够了，我若再多积些銀子，哪需半年，足以够得見那花魁娘子的了。唔，我就是这个主意。与它个长长的工夫，耐耐的性儿，无有不能如願的。有道是：铁棒磨綉針，功到自然成。香油哇！（下）

第三十一場

秦　良　(內)走哇！(上)

(唱)屋漏反遭連阴雨，

行船恰遇頂头风。

唉！我秦良指望回轉家乡，埋葬老妻，不想行至中途，又被万恶賊子将路費搶劫去了！如今不能回轉东京，如何是好？也罢！不免去到三元油酒店，将此事說与我儿知道便了。(圓場)来此已是。啊，掌柜的哪里？

〔邢权上〕

邢　权　什么人哪？

秦　良　掌柜的，你把我忘怀了。我名秦良，我儿秦重，是这鋪中朱老丈的少掌柜的，哈哈哈……

邢　权　好哇！你就是秦良，我們老掌柜的正要找你哪！秦重在这儿看守自盜，暗藏鋼刀，要想刺杀义父，我們老掌柜的把他轰出去啦！你今天又来做接手来啦？我不瞧你是个老头子，告訴掌柜的，把你送到衙門去！你还不走开？这是怎么話儿說的！(下)

秦　良　哎呀！

(唱)这是我时衰运不通，

父子不能重相逢！

唉！想我秦良时衰运敗，骨肉分离。我儿乃是仁义之子，焉能做出那样不才之事？如今被冤遭逐，大諒无处栖身，終难保全。唉，我一人活在世上也是无味。也罢！不免去至树林，寻个自尽便了！

(唱)事到如今无投奔，

怎不教人好伤情！

咬定牙关往前进，（圆場）

思想娇儿泪双淋。

人活百岁也是死，

我的儿呀！罢！（自縊介）

〔法空上〕

法　空　（唱）远望林中短見人。（救秦良介）

施主醒来！

秦　良　（唱）适才已到枉死城，

耳旁又听有人声。

强打精神把目睁，

見一师傅面前存。

法　空　你这人姓甚名誰，为何寻此短見？

秦　良　哎呀师傅哇！我姓秦名良，乃东京汴梁人氏。因金兵犯境，我举家逃难，来到临安，妻氏中途命丧，盘費尽空，堪堪落在乞討之中。幸蒙朱十老收留，是我将亲生之子拜在他膝下以为螟蛉义子；又蒙他送我五十两紋銀回轉家乡，行至中途，又被强人劫去。二次去往朱十老家中，寻找我儿，聞人言道：我儿偷盗銀两，暗藏钢刀，意欲刺杀义父。想我儿乃仁义之子，焉能做出这样不才之事！如今被屈遭逐，打量性命难保，我一人虽活在世上，也是无味，不如一死，倒也瞑目甘心哪！

法　空　哦，原来为此。想人生在世，何須輕生！既是异乡之人，不如随我出家，悟道参禪，修修来世。

秦　良　既是师傅肯渡弟子，情願舍身出家，受弟子一拜！

法　空　不消。

秦　良　請問师傅法号，宝剎何处？

法　空　貧僧乃上天竺寺住持法空是也。前山便是寺院，随我前去！

(唱)慈航普渡来接引，

　　西方极乐渡群生。

秦　良　(唱)多謝师傅发惻隐，

　　搭救弟子活命恩。

　　皈依三宝有根本，

　　情願削髮入佛門。

〔法空、秦良下〕

第三十二場

〔秦重上〕

秦　重　哈哈哈……

(唱)幸喜买卖多茂盛，

　　日积月累許多銀。

且喜近来买卖茂盛，积攒了許多銀两，不免到何九叔那里称上一称，看有多少数目，也好会那花魁娘子。来此已是天裕油酒店。啊，何九叔可在里面？

〔何九叔上〕

何九叔　(內)嗯咳！(上)

(念)温良恭俭让，

　　让中能取利；

　　仁义礼智信，

　　信內可求財。

秦　重　啊何九叔！

何九叔　秦重到此何事？

秦　重　托九叔洪福，小侄买卖茂盛，賺了些銀两，煩劳九

叔与我称上一称。

何九叔　拿来。伙計們，称称这是多少銀子？（趋幕內）

〔幕內：二十二两六錢銀子。〕

何九叔　二十二两六錢銀子。怎样用法？

秦　重　十两一包，四两二包，二两的两包，余下的换些零用錢。

何九叔　（向內）照数包来！

〔幕內：銀子包好，拿去。〕

何九叔　是。来来来，銀子如数包好，拿去。

秦　重　有劳了。

何九叔　无妨。（下）

秦　重　且喜銀子足用，不免到錢塘会那花魁便了！

（唱）称心的事儿今可享，

　　一心要会美娇娘。（下）

第三十三場

〔王九媽上〕

王九媽　天儿不早啦，該上人儿啦，門口瞧瞧。

〔秦重上〕

秦　重　来此已是。媽媽！

王九媽　你不是秦卖油郎么，怎么不卖油啦？今儿个打扮起来，是逛会去，还是探亲戚家去呀？

秦　重　特来拜望媽媽来了。

王九媽　拜望我来啦？那么，請里面坐吧！

秦　重　請！

王九媽　請坐請坐！

秦　重　有坐。

王九媽　我說你找我有什么心事么？

秦　重　我要会会花魁娘子。

王九媽　喲！你要会花魁？你也不打听打听得多少錢！就是賣了你的油挑子，也不够半宵的开发呀！

秦　重　哦，会那花魁要几百两銀子？

王九媽　財大气粗哇，不用几百，十两就得！

秦　重　十两不多，拿去！

王九媽　有哆，眞挂劲呀！就这十两还不成，还沒有酒飯錢开发呀！

秦　重　要多少？

王九媽　四两。

秦　重　四两？拿去！

王九媽　他有錢哪！还得說：飯錢有啦，还沒有伙計、老媽子的錢哪，你就不破費破費么？

秦　重　用多少！

王九媽　旣是要会花魁的客，还能少花了錢嗎，随您便吧！

秦　重　二两。

王九媽　眞大方啊！有嘞，我也得跟他张个嘴，这都有啦，还沒給我打出来哪！

秦　重　你么，我倒晓得，三十錢足矣！

王九媽　你别拿我打哈哈，要是不把我运动好，你甭打算見花魁！

秦　重　是呀，总管事的在这里呢！这有二两銀子，媽媽吃杯茶就是了。

王九媽　这还不差什么。

秦　重　花魁今在何处？請来一会。

王九媽　今儿个可不成！

秦　重　怎么？

王九媽　沒在家。

秦　重　哪里去了？

王九媽　上李学士家陪酒去啦。

秦　重　明日？

王九媽　明日也不成。

秦　重　怎么又不成？

王九媽　黃翰林家約她游湖去，后天还有张善人家請客約她作詩，都沒时間回来！

秦　重　如此，几时才能得会呢？

王九媽　他是你赶到这个日子口上了么！这么着吧，你大大后儿再来吧。

秦　重　是。只要媽媽肯与成全，就是一年我也願等。

王九媽　哎，你这个打扮儿可别来呀！

秦　重　怎么？

王九媽　你得換件华丽点儿的衣裳，假充官宦家的样子，那才成哪！

秦　重　是是是。

王九媽　慢着，你还得改姓！

秦　重　我为見花魁，还要改姓？

王九媽　不是呀，你要說姓秦，那都知道你是秦卖油郎啊！她嫌你油脂麻花的，不肯接你，你的銀子不是白花了嗎！

秦　重　我姓什么呢？

王九媽　你想想哪个姓儿发財！

秦　重　金。

王九媽　对啦，金店是发財的买卖，叫什么哪？

秦　重　必正。

王九媽　这倒不錯，必周必正。記着，去吧！

秦　重　是。告辞！正是：曾经滄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哈哈哈……（下）

王九媽　哎喲！您瞧这年輕的人儿可怎么好，到了这地方儿花錢还认头。正是：春来处处百花新，蜂蝶紛紛竞采春。（下）

第三十四場

〔法空、秦良上〕

法　空　（唱）惊醒尘埃名利客，

　　　　唤回苦海梦中人。

〔小和尚上〕

小和尚　师傅！

法　空　带路大雄宝殿！

小和尚　是。

〔小和尚、秦良、法空圆場〕

法　空　（向秦良）拜过佛尊！

秦　良　是。

法　空　秦良，我今賜名悟靜，随为师戒堂落髮！

秦　良　是。

法　空　（唱）尔今皈依三宝地，

　　　　无緣难入大乘門。

　　　　一心无二尘不染，

　　　　法輪常轉拜佛尊。

〔众同下〕

第三十五場

〔王九媽上〕

王九媽　(唱)秦楼楚館多瀟洒，

　　我的生意甚发达。

王九媽。日前秦卖油郎来到这儿，要会花魁，我指望拿大話把他碰回去，誰想他眞拿出十两銀子来，我又不好回他，是我跟他一开单子，他如数都拿出来啦，鬧得我也沒法子啦。是我应了他个日子，大概今儿个他还得来。門口儿望看望看。

秦　重　走哇！(上)

(唱)心中有事多牽挂，

　　时时刻刻惦記她。

媽媽！

王九媽　哎，你来啦？

秦　重　花魁可在家？

王九媽　沒在家。

秦　重　怎么又不在家？

王九媽　天天在家里擱車，我吃什么？

秦　重　又往哪里去了？

王九媽　俞太尉接她賞雪去啦。

秦　重　可要回来？

王九媽　到时候还不回来嗎！

秦　重　什么时候回来？

王九媽　今天总要回来的。

秦　重　媽媽，我今日可能見着？

王九媽　你等我想想。

秦　重　是。

王九媽　哎，我看你也很着急，空了你好几天啦，今儿个倒成。花魁大概掌灯后就可以回来啦。你能等就等，不能等咱們再改日子。

秦　重　小可情願等候。

王九媽　那么进来吧。

秦　重　是。

王九媽　請坐！我給你拿酒去，叫几个姐妹陪着你。(向內)姑娘拿酒来！

〔丑丫头捧酒上〕

丑丫头　酒来啦。

王九媽　拿过来。

丑丫头　我給您斟上。

秦　重　不消了。姑娘請回房歇息去吧。

丑丫头　我再敬您一杯。

秦　重　足矣，够矣。請便吧！

王九媽　去吧！

丑丫头　嘿！你瞧，希罕你哪！誰不知道你是賣油的，你打算換了衣裳就不认识你啦！哼！(下)

王九媽　你喝呀！

秦　重　媽媽請！

王九媽　眞格的，你姓什么呀？

秦　重　姓秦哪！

王九媽　不对，忘了不是！

秦　重　我姓什么？

王九媽　姓金！

秦　重　哎，不錯，姓金！

王九媽　你是干什么的？

秦　重　做官的！

王九媽　对啦！記着，别忘啦！再喝几杯。

〔幕內：花魁回来啦！〕

王九媽　喲！花魁回来啦，你眞好造化！

〔花魁、轎夫、张媽、王老美上，轎夫、张媽、王老美下〕

花　魁　媽呀，这是俞太尉賞的，收下呀！

王九媽　你眞是媽媽的活宝貝儿！你瞧，这儿有客等着你哪。

花　魁　哪一个？

王九媽　是一位闊少爷，姓金。前好些日子就拜訪你，你去見見去吧。

花　魁　儿酒醉无神，不耐煩了。

王九媽　好乖乖，你看在媽媽的面上，应酬应酬吧。

花　魁　是。客官万福！

秦　重　娘子，小生还礼。

花　魁　看酒来！

王九媽　酒在这儿哪。

秦　重　哎，哎，酒在此！

花　魁　自飲几杯。

王九媽　主不請，客不飲。

〔花魁飲酒介，醉介〕

秦　重　醉了！

王九媽　（向內）张媽，扶到楼上歇歇儿吧。

〔张媽上，扶花魁上楼入帳介，下〕

王九媽　官人請吧，到暖閣中去坐。

〔王九媽、秦重圓場，上楼介，王九媽拿茶壶放桌上介〕

王九媽　你喝茶在这儿哪。

秦　重　不消了。媽媽請便。

王九媽　可是这么着，花魁可吃醉啦，你可要老成点儿！

秦　重　知道。

〔王九媽下。起初更〕

秦　重　（念）秦重上楼房，

仔細看端詳：

名人好字画，

花卉挂滿墻。

琴棋桌案放，

鮮花甚清香；

中間紅罗帳，

好一美娇娘！

（唱）床上錦被閃云緞，

地下鋪的紅絨毡。

好似月里蟾宮殿，

巫山仙女下凡間！

哈哈哈……你看花魁娘子臥在床上，犹如酒醉楊妃一般！喏，这粉面桃腮，硃唇一点，梦中带笑，令人可爱。哎呀，妙哇！

（唱）看她睡着暗藏春，

紅顏薄命女多情；

輕盈体态风流品，

天姿国色美佳人。

〔起二更〕

秦　重　哎呀且住！我想花魁娘子，陪伴的俱是公子王孙，官宦子弟，不想我卖油郎今晚也来在此处，与她同

寝共枕，我好不快哉乐哉也！

（唱）得会美人同欢笑，

　　我比襄王福份高。

　　上床将她怀中抱，

不可！

　　唐突娇娘罪难饒！

不可！我想她乃酒醉之人，我和她行什么云雨，寻什么快乐！待她醒来知觉，也落得无趣。唔，此事非君子所为，必須放老成些才是。

〔起三更〕

秦　重　呀，夜已深了，你看她合衣而卧，这数九寒天，若冻坏了她，那还了得！有了，那旁有大紅錦被，待我取来与她遮盖遮盖。（取被与花魁盖介，又看炉火介）不好，炉中火也灭了。我想她醉后口干，醒来必要吃茶，茶若寒了，娘子吃了无益，这便怎么处？也罢，我不免将茶壶抱在怀中温暖，她醒来要吃，也好解渴！

〔起四更〕

花　魁　（唱）睡梦之間干渴盛，

不好，我要吐！

秦　重　哎呀不好！她要嘔吐，若吐在床上，岂不沾污了被褥？也罢，我将衣袖盛了吧！

花　魁　我要吐！

秦　重　娘子請吐！

〔花魁吐介，秦重以衣接之，将衣收藏一边介〕

花　魁　我要吃茶！

秦　重　有，有，有。

〔秦重斟茶介，花魁飲介〕

花　魁　（唱）嘔恶气味实难闻。

　　　　　　口干舌燥渴难禁，

　　　　我要吃茶！

秦　重　有，有，娘子請用茶。

花　魁　（飲茶介）还要吃！

秦　重　有。

〔花魁飲茶介〕

花　魁　（唱）温茶飲下可安神。

秦　重　娘子可还要么？哎，又睡了！

　　　　（唱）娘子适才把茶飲，

　　　　　　翻身她又睡沉沉。

　　　　　　有心与她来亲近，

　　　　　　乘人醉后太无情。

　　　　　　且坐一旁把她等，

〔起五更〕

秦　重　（唱）不觉天已交五更。

花　魁　（唱）昏昏沉沉神不定，

　　　　　　醒来好似又还魂。

　　　　　　强睁二目来观定，

　　　　呀！

　　　　　　你是何人上楼庭？

　　　　你是哪里来的？

秦　重　我是昨晚陪伴小娘子来的。

花　魁　大紅錦被是何人与我遮盖的？

秦　重　是小可与娘子遮盖的。

花　魁　奴家可曾嘔吐？

秦　重　不曾吐。

花　魁　恍忽吃过茶来！

秦　重　不錯，是小可防备小娘子酒后口渴，故尔将茶暖在怀中，娘子果然吐了要茶，蒙娘子不弃，飲了两杯香茶。

花　魁　哦，是你暖的香茶？

秦　重　是。

花　魁　难得呀难得！髒巴巴的我吐在哪里了？

秦　重　这！小可恐娘子沾污了被褥，我将衣袖盛了。

花　魁　你的衣袖現在哪里？拿来我看！

秦　重　骯髒的很，不看也罢。

花　魁　你只管拿来！

〔秦重取衣，花魁看介〕

花　魁　可惜一件好衣服，与你沾污了！

秦　重　这是小可衣服，有幸得沾娘子余瀝。哈哈哈……

花　魁　难为你一片好心，叫奴心下何忍！君子請坐！

秦　重　有坐。

花　魁　請問君子尊姓高名？

秦　重　我姓金名必正。

花　魁　可有功名？

秦　重　这个！

花　魁　呀！

(唱)听他言語不一样，

　　其中必定有行藏。

　　奴家低头心暗想——

(背供介)我看此人有些面善，好像哪里見过。哦，我倒想起来了，是我那日在楼上观看山景，看見街上

有一卖油儿郎，好像此人。（細看秦重介）

（唱）果然他是卖油郎。

秦　重　呀！

（唱）一言指破行藏相，

愧煞男儿臉无光。

花　魁　你且坐下！

秦　重　是。

花　魁　我听你讲話不像此处人氏，因何到此？說与我知。

秦　重　小可乃东京汴梁人氏，我父曾为官宦，因金兵作乱，打破东京，逃难至此。

花　魁　你也是东京汴梁人氏，因避兵灾，逃难至此么？

秦　重　是。

花　魁　（背供介）我与他同病相怜了。（向秦重）你奔到此地，可有亲眷？

秦　重　因举目无亲，小可只得在街市上卖……（欲言又止介）

花　魁　卖什么？

秦　重　卖油。

花　魁　你既做小本经营，积下銀子，总該养家立业的才是，哪里来得許多銀錢，到此放蕩？

秦　重　小可只身一人，并无家小，那日見娘子在楼上观看山景，容顏娇丽，体态輕盈，小可心下思慕久矣。今得与娘子一会，我願足矣！

花　魁　只是奴夜来酒醉，不曾接待于你，你空折許多銀子，豈不懊悔？

秦　重　娘子天上神仙，小可服侍不周，但求不見責怪，已为万幸。

花　魁　如此，他日还要来么？

秦　重　他日不来了。

花　魁　好哇！这烟花巷乃是傾家敗产之地，奉劝君子不必前来。

秦　重　是。小可領会。

花　魁　来来来，奴这里有白銀一封，君子拿去，以做資本，莫对人說。

秦　重　娘子厚賜，小可断乎不敢領受。

花　魁　不妨。奴的銀錢来得容易，你只管收下。

秦　重　如此，愧領了！

花　魁　（唱）我看你本是眞君子，
　　温柔典雅也出奇。
　　奴家今晚慢待你，
　　諸般話儿記心里。

秦　重　（唱）深蒙娘子开导語，
　　秦重焉敢再痴迷！

告辭了！（拿衣介）

花　魁　这件衣服，我叫人浆洗干淨还你吧。

秦　重　粗衣自会浆洗，不煩娘子費心。告辭！

花　魁　奴家奉送！

秦　重　不敢劳步。

花　魁　請吧！

〔秦重、花魁下楼介〕

花　魁　君子請轉。

秦　重　娘子讲說什么？

花　魁　你他日可要来呀？

秦　重　他日不来了。

花　魁　不来了？請吧！

秦　重　告辞！

花　魁　啊，秦郎請轉！

秦　重　娘子何事？

花　魁　銀两可收好了么？

秦　重　收好了。

花　魁　收好了。去吧！

秦　重　多謝了！

花　魁　啊秦郎！

秦　重　怎么？

花　魁　这件衣服，待我浆洗好了还你吧！

秦　重　不消不消，我自已浆洗。

花　魁　如此，你不来了？

秦　重　不来了。

花　魁　不送了！

秦　重　請回吧！

〔花魁、秦重欲下，同回顾介〕

花　魁　請慢行！

秦　重　請回吧！

〔花魁进門，上楼介。秦重又回顾介，徘徊下〕

花　魁　咳，天下有这样好人！又老誠，又忠厚，又知情识趣！唉，难得，难得呀，　正是：

閱尽章台醉，

教人轉断腸；

易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下）

第三十六場

〔兰花上〕

兰　花　(唱)兰花女独自里自思自想，
思想起那秦重美貌才郎。
朱十老每日里茶鬧飯嚷，
我怎能出罗网奔走他乡！

〔邢权上，拍兰花介〕

邢　权　咳，你一个人儿在这儿干什么哪？不用說，想情人，在这儿思春哪？

兰　花　呸！你别胡說啦。你瞧，自从把秦重赶走，指望除了个眼中釘，沒想到这会儿老掌柜的茶吵飯鬧，多喒才能逃出来呀！

邢　权　这事算什么呀！我早有了主意啦。

兰　花　有什么主意啦？

邢　权　你别瞧他这么大油店，沒存貨，就是柜里头那二百現銀子，这个鋪子現时就算支持着。再說你吧，跟那老头子，不明不暗，算怎么回事情！說你是內掌柜的吧，他又沒給你开臉，你倒是誰呀？活了半輩子啦，連个称呼都沒有。还有一說，老头子那个岁数，你跟他还享的了什么福？倒不如咱們倆人把柜里头那二百两銀子偷出去，远走高飞，老头子一着急，准得嗚呼哀哉。等他死啦，咱們再回来，重整旧业，你瞧这个主意怎么样？

兰　花　这个主意倒不錯，就怕有人罵。

邢　权　咳，只要有財发，还管它那个哪！

兰　花　就这么办。(看錢櫃介)喲，柜門鎖着哪！

邢　权　好鎖架不住三鞋底！（打鎖介）开啦，拿走！

兰　花　我拿不了！

邢　权　找个包袱，我背着趁夜走！自己做謎儿自己猜，又得便宜又卖乖。

〔邢权、兰花下〕

第三十七場

〔强盗甲、强盗乙上〕

强盗甲　自家沒得干，

强盗乙　路劫也吃飯。

强盗甲　我循环。

强盗乙　我报应。

强盗甲　你瞧，数九寒天，咱們还耍着单儿哪。趁着月暗无光，咱們得做几号买卖换换季啦。就这么冻着，我受不了啦！

强盗乙　你受不了，誰擱得住哪！山坡底下遛达遛达！

〔强盗甲、强盗乙下〕

第三十八場

邢　权
兰　花　（內）走哇！

（唱南鑼）

离却了临安城、我二人趁夜行，（上）

不顾高低路不平。

白得了二百銀，

找个地方去藏身。

我二人、过几春，

吃喝得安宁。

〔强盗甲、强盗乙上，打死那杈，兰花怕介〕

强盗甲　喂！小媳妇，跟我走吧！

强盗乙　什么，跟你走？那可不成。見一面，分一半儿！

强盗甲　那怎么分哪？这么着吧！（打兰花介）

兰　花　哎呀！（死介）

强盗甲　咱們誰也别要！

强盗乙　这倒干脆！咱們搜搜腰儿。

〔强盗甲、强盗乙搜那杈、兰花腰介。虎形上，扑介，强盗甲、强盗乙惊介〕

强盗甲
强盗乙　我的媽呀！（逃下）

〔虎形追下〕

衙役甲
衙役乙　（内）啊哈！（上）

衙役甲　地方变乱，人民不安。

伙計請啦！

衙役乙　請啦。

衙役甲　你瞧，从打乱后，就沒得安靜，不是套白狼的，就是打杠子的，本县太爷分派的緊，今儿个咱們的班儿，留点儿神。走！

〔衙役甲、衙役乙圓場〕

衙役乙　啊！什么？死尸！

衙役甲　这儿还有一个！

衙役乙　瞧瞧，一男一女！

衙役甲　这事有緣故，必是拐带；要不，怎么到这地方儿来啦！

衙役乙　說的是哪。唔，好眼熟！（細看介）这是三元油店的伙計。

衙役甲　这个哪？

衙役乙　这个呀，咳，这就是朱十老收的那个使喚丫头。

衙役甲　哎，得啦！这就不用說啦，是他們两个通同作弊，

打算要偷跑，遇見吃青的啦，絕不能沒东西，搜洗搜洗。嗬！这小子背这个沉甸甸的包袱还沒丢！

衙役乙　他身上还沒凉哪，必是刚死。

衙役甲　管他哪！这俩絕不是好人，怎么办？吏不举，官不究，把他俩拉山澗里喂狼吧！这个包袱，咱們哥儿俩分肥！

衙役乙　别介，这不是好財！再說朱十老为人怪不錯的，咱們交个朋友，也是好的。

衙役甲　就这么办。那么这俩东西算白死？

衙役乙　哎，他們俩是找死呀。

衙役甲　禍福无門，为人自招。

衙役乙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衙役甲、衙役乙下〕

第三十九場

〔朱十老上〕

朱十老　兰花，烹茶来！兰花，烹茶来！咳，賤人哪！

（唱）年老无嗣絕后代，

　　无人侍奉苦难挨。

老汉、朱十老。只因朱重去后，邢权、兰花二人行踪詭密，甚有可恶之处。至今想起，秦重被逐，一定是他二人詭計，老汉追悔无及，不由得忧思成病，我喊叫兰花数声烹茶，竟自不应，必是到前面柜上去了，待我去打这个賤人一頓，消消我的气悶。兰花！啊，油店大門怎么开了？邢权！啊，邢权怎么也不見了？哎呀，必有事故！銀柜門也开了，（看銀櫃介）銀子不見了！且住！这一定是兰花、邢权通奸作弊，盗去鋪中二百两紋銀。此时叫我怎生周轉，怎不气

死我也！哎呀！（吐介）嗚嚕嚕嚕……（昏倒介）

〔衙役甲、衙役乙上〕

衙役甲　莫道无結果，报应在眼前。

来此已是朱十老的油店。进去进去！朱掌柜的！怎么沒人哪！（看介）老掌柜的这是怎么啦？

衙役乙　閉过气去啦。

衙役甲　快擨！快擨！这幸亏咱們来啦，这必是叫他們給掐死过去的。朱掌柜的醒醒！

朱十老　（唱）霎时間不由人咽喉气塞，

昏沉沉渺茫茫魂魄轉来。

强扎淨睜开眼秦重何在？

衙役甲
衙役乙　朱掌柜的！

朱十老　（唱）心怔怔少精神懶把头抬。

衙役甲　老掌柜的，您是怎么啦？

朱十老　哎呀二位呀！只因邢权、兰花二人勾串，将我鋪中二百两紋銀竟自盜去逃走，如今我怎能周轉？好不急煞人也！

衙役乙　就为这件事情，那您就别着急啦，您的銀子沒丟。

朱十老　怎么？

衙役乙　哪儿呀，今儿个我們哥儿俩值班儿，走到山脚底下，忽見男女二尸，一瞧是您这儿的伙計，身上还背着个包袱，里头有二百現銀子，原封未动，給您拿回来啦，您瞧瞧是不是？

朱十老　哎呀，果然不錯！难得二位这片好心。喏，請！（取銀介）二位拿去吃杯茶吧！

衙役甲　您这不是駡人么！要是要您的，还不如不給您送来

好不好！您当我們当官人的就不交朋友啦！吃您的日子在后头哪。

朱十老　如此，承情了！

衙役甲　好說。老掌柜的，我們听說您不是收了儿子了么，哪儿去啦？

朱十老　唉！我自恨見识不明，誤听了邢权、兰花之言，将秦重赶出去了。如今若有秦重在此，焉能如此！

衙役乙　旣是您这么說，我們再把他找回来，您还能收留他不能？

朱十老　若得如此，我死也甘心！

衙役乙　那好极啦。

衙役甲　（向衙役乙）这么办，我这儿看着老头儿，你到外头找他儿子去，劝他务必回来才好。

衙役乙　是啦。但得一步地，何必不为人！（下）

朱十老　（唱）眼前若有秦重在，

　　我纵然一死有人埋。

〔朱十老、衙役甲下〕

第四十場

〔秦重上〕

秦　重　（唱）与花魁分别后时刻不忘，

　　又蒙她贈銀两开导秦郎。

小可、秦重。自那日与花魁娘子会面之后，叫人时刻难忘。蒙她贈我銀两，又开导我那番言語，实乃誠心，我也不好再去。只是我靜坐房中，想起故土，好不焦悶人也！

（唱）思故土一时間难以回往，

又不知老爹奔走何方！

〔衙役乙上〕

衙役乙　哎，我說那不是秦掌柜的么？

秦　重　哎哎哎，是我。

衙役乙　怎么今儿个不做买卖啦？

秦　重　四方主顾俱是按日送油，平日不卖了。

衙役乙　那就是啦。怎么这会儿你不在三元油店啦？

秦　重　唉！我义父听信邢权、兰花谗言，将我赶出来了。

衙役乙　咳，你别提啦，这会儿邢权、兰花他們俩人都遭报啦，偷了柜上二百銀子逃跑啦，走到山坡儿底下，遇見打杠子的啦，俩人的性命也嗚呼哀哉啦。可巧是我們的班儿，正巡到山坡儿底下，忽見男女二尸，还有包袱，里头有二百銀子，我們发現是他們俩給朱老头儿送回去啦。他哪儿正急的要死哪，这会儿老头儿后悔啦，想你，煩我找你回去。你可得回去。那老头儿待人不錯呀。你要是不回去，人家可就要談論你啦！

秦　重　旣是我义父病中思念，我当即速回去。

衙役乙　好啦，咱們这就走。

秦　重　有劳了！

（唱）忽听說我义父病中思想，

为人子尽孝道理所应当。

〔秦重、衙役乙下〕

第四十一場

〔朱十老、衙役甲上〕

朱十老　（唱）病沉沉无子女膝前奉养，

恨邢权与兰花起下不良。

幸得有好宾朋送回銀两，

又想起小秦重后悔悲伤！

〔衙役乙、何九叔、秦重上〕

秦　重　（唱）說与了何九叔一同而往，

义父病顾不得两足奔忙。

衙役乙　来吧，老掌柜的在这儿哪！

秦　重　（跪哭介）哎呀，爹爹呀！

衙役甲　老掌柜的，您儿子回来啦！

朱十老　哎呀儿呀！

（唱）一見秦重跪埃尘，

追悔从前痛在心。

可恨邢权兰花行不正，

谗言离間父子情。

幸得老天有报应，

犹如枯树又逢春。

父子团圓重相会，

秦重儿，哈哈，哎呀！（吐介）嗚嚕嚕嚕……

三魂渺渺赴幽冥！（死介）

秦　重　哎呀！

（唱）父子相逢未談論，

須臾之間赴幽冥。

哭一声老义父叫之不应，

泪洒千行湿滿衣襟。

衙役甲
衙役乙　少掌柜的别哭啦，人已经死啦，总算見着面啦，强似叫邢权、兰花把他气死不是！你瞧，这是邢权、兰花偷走的銀子，又都叫我們給拿回来啦，原封未

动，你先給老掌柜的办事要紧。

秦　重　唉！难得众位热心，我这有一封銀子，煩劳大叔与我爹爹买口棺木成殮。

何九叔　是，交与我了。

秦　重　这封銀子送与二位，以为酬謝。

衙役甲
衙役乙　嗳！老掌柜的要送，我們就推辞啦，怎么你又来啦！

秦　重　二位不要辜負我一番誠意！

衙役甲
衙役乙　这哪儿使得！

秦　重　莫非嫌輕？

衙役甲　嗳！这哪儿使得！（向衙役乙）他是眞心誠意，咱們收下吧。

秦　重　还要二位帮助办理丧仪。

衙役甲　得啦，你就不用管啦！先把他停起来再說吧！

〔众抬尸下〕

第四十二場

莘　善　（內）媽媽，随我来！

〔莘善、阮氏上〕

莘　善　（唱）想当初在东京何等安享，
也算是富豪家乐享安康。
金兀朮二次里东京来搶，
只杀得軍与民血水汪洋。
我举家逃出了天罗地网，
也不知我女儿身落何方。
夫妻們挨街討飯苦处难讲，

思想起倒教我泪洒胸膛！

阮　氏　(唱)見員外只哭得泪如雨降，

这遭遇非等閑且免悲伤。

我女儿虽失去必有天相，

他日里自有那相逢时光。

莘　善　(唱)昔日里有一位苏武丞相，

困北番受苦难朝夕牧羊。

临安城众善人何处去訪，

无有人搭救我困死异乡！

唉！媽媽，你我夫妻逃难至此，白日之間，挨街討要，到了夜晚破庙安身，这几日风雪交加，你我夫妻无衣无食，也只好冻餓而死。也罢！你我夫妻跪在街上叫化叫化吧。唉！哀告仁人君子，善心的老爷們：我名叫莘善，妻子阮氏，乃东京人氏，离乡逃难，来此临安，无亲无友，落在乞討之中。望求仁人君子，好心的善人，周济我夫妻几文銅錢，保全性命，感念善人恩德非浅也！

(唱)夫妻們跪街前苦苦哀告，

尊一声众君子細听根苗：

家住在东京城逃难来到，

每日里挨街討无有下梢。

施舍我几文錢恩多义好，

搭救我夫妻們性命二条。

我哭哭一声众君子！我叫叫一声众善人！

哀告善心的老爷們救我們活命，

晨昏叩首把香来烧。

〔秦重上〕

秦　重　(唱)送罢了义父归了葬，
　　　　想旧情令人泪千行！
啊，那一老丈，为何跪在街前叫哭？姓甚名誰，哪里人氏？
莘　善　哎呀恩人哪！我名叫莘善，妻子阮氏，东京人氏。只因胡儿造反，我夫妻逃难至此，落在穷途之中，沿街乞討，无人施舍，思想起来，好不慘伤人也！
秦　重　哦，旣是异乡之人，你且不要啼哭，我周济你們就是。
莘　善　爷爷請上，受我夫妻一拜！
秦　重　怎敢当此一拜！
莘　善　(唱)自古道行善人不在老少，
　　　　怀大义人忠厚寿比天高。
　　　　有一日我莘善时运来到，
　　　　不忘你救命恩万古名标。
請問恩人尊姓大名，哪里人氏？
秦　重　我姓秦名重。也是东京人氏，逃难至此。你我乃是同乡。
莘　善　恩人，恩人！
秦　重　随我来！
莘　善　是。
(唱)有一日我莘善时来运到，
　　不忘你救命恩願把香烧。
〔衙役甲、衙役乙、何九叔上〕
何九叔　秦官人回来了？
秦　重　回来了。有劳众位照看門戶！
何九叔　这是何人？

秦　重　乃是我們乡亲。(向莘善)見过众位！

莘　善　众位有礼了！

衙役甲
衙役乙　还礼。貴姓啊？
何九叔

莘　善　不敢，在下莘善，內人阮氏。

衙役乙　哎呀，老两口儿，請坐請坐！

衙役甲　飯也得啦，咱們吃飯吧。

秦　重　請来用飯。

莘　善　众位請来上坐。

衙役乙　得啦，咱們隔席不让，您这边，我們那边。

衙役甲　您請着。

莘　善　多謝了！

(唱)多感謝秦官人情义甚好，

救活我夫妻們恩广义高。

衙役乙　您用飽啦？

莘　善　多謝了！

衙役甲　咱們拾开。

秦　重　有劳了！

何九叔　秦官人，諸事已毕，你还要整理整理鋪中，做买卖要紧。

秦　重　是。

衙役乙　你还得添人哪？

秦　重　我意欲就煩我那乡亲在此，管理管理賬目，你看如何？

何九叔　我看这人倒也忠厚可靠，待我問来。啊，莘老丈，秦官人意欲煩你在鋪中替他料理賬目，你意如何？

莘　善　多感成全之恩，願效犬馬之劳。

何九叔　忒謙了哇。秦官人，莘老丈答应了。

秦　重　甚好，甚好。

衙役乙　您多辛苦吧，我們走啦。

秦　重　有劳了！

秦　重　不送了。

〔何九叔、衙役甲、衙役乙下〕

秦　重　老丈你与我灌四十斤香油，我送往天竺寺去。

莘　善　待我送去吧。

秦　重　我自有心願，必須亲自送去。

莘　善　是。担过来了。

秦　重　我就此去也！

（唱）为心願担香油亲自前往，

秉虔心到天竺祈禱烧香。（下）

莘　善　哈哈哈……

（唱）自古道行善人当有善报，

咱夫妻同协力共把心操。

但願得将油店生意做好，

小官人成家业快乐逍遥。

〔莘善、阮氏下〕

第四十三場

〔秦良上〕

秦　良　（唱二黄原板）

叹秦良年紀迈削髮为僧，

想起了已往事好不慘情。

在汴梁我一家何等欢庆，

遭不幸金兀术反上东京。

結髮妻丧中途尸无踪影，

父子們到临安穷苦伶仃。

朱十老行方便扶危济困，

将秦重认义子以为螟蛉。

又贈我銀两故乡回奔，

行至在中途又遇着强人。

莫奈何回鋪中与我儿送信，

又聞言我的儿暗藏鋼刀、謀刺义父，朱十老将秦重逐出門庭，小娇儿无投奔必丧残生！

我秦良在松林要寻自尽，

多亏了老禪师救入佛門。

将身儿且把这大佛殿进，

参拜了老菩薩頂礼香焚。

求佛尊显灵应多多感应，

保佑着我秦門后代之根。

叩罢头抽身起一旁养静，

每朝夕誦经文大乘至誠。

〔小和尚領秦重挑油担上〕

秦　重　（唱二黄散板）

上天竺担油担一心秉正，

急忙忙走过了叠叠山林。

小和尚　三元店送香油来啦。

秦　良　哦，你送油来了，这是多少斤？

秦　重　四十斤。

秦　良　小沙弥将油收下，賬房算錢。

小和尚　是。（挑油担下）

秦　重　啊师傅，这是哪位佛祖？

秦　良　如来佛、文殊、普賢二位菩薩。

秦　重　原来如此。弟子叩求菩薩，大发慈悲，保佑弟子呵！

（唱西皮搖板）

求菩薩发慈悲多多感应，

我父子早相逢酬謝神灵。

〔小和尚挑油担上〕

小和尚　油收下啦，香油錢也支下来啦。

秦　良　交付与他！

小和尚　是。給你油錢。

秦　重　有劳了！

秦　良　（看油担介）啊，你这油桶上面，为何写着秦 重字样！

秦　重　我原是汴梁人氏，姓秦名重，故尔写着秦重字样。

秦　良　啊，你是我儿秦重？

〔秦重楞介〕

秦　良　为父秦良在此！

秦　重　哎呀爹爹呀！

秦　良　（唱）我一見小娇儿心痛难忍，

不由得年迈人泪洒衣襟。

梦不想父子們在此相认，

这才是老菩薩大显神灵。

儿呀，你这几年在哪里存身？

秦　重　自从爹爹去后，义父待儿恩重如山，可恨邢权、兰花二人，定下詭計，在儿义父跟前搬动是非，我义父听了一面之詞，将儿赶出門来。是孩儿求乡邻何九叔帮助，負担卖油为生。自儿去后，那邢权起下不良之心，勾通兰花盜物逃走。儿义父思慮成病，

又命人寻儿回去。后来儿义父病故，孩儿将他送老归土，仍在油店安身。爹爹为何削髮为僧？

秦　良　唉，为父行在中途，又遇贼盗将盘費劫去，回到油店，那邢权言道：你已經被逐，不知下落。是为父一时心窄，去往松林寻死，正要自縊，又被老禪师救了性命，故而削髮为僧！。

秦　重　如今父子相逢，随儿回到油店去吧！

秦　良　我今皈依三宝，倒也清靜自在，再不想回去了！

秦　重　爹爹若不回去，孩儿岂不心悬两地？也罢，孩儿也不回去了，就在此朝夕侍奉爹爹吧！

秦　良　难得我儿一片孝心，随为父禪堂見过禪师便了！

秦　重　是。

秦　良　弟子有請师傅！

〔法空、二小和尚上〕

法　空　悟靜禪堂一声請，未卜先知早已明。

秦　良　弟子参拜！

法　空　不消，莫非骨肉相逢？

秦　良　正是。弟子小儿求見师祖。

法　空　喚他进来！

秦　良　是。（向秦重）儿呀，进来見过师祖！

秦　重　参見师祖！

法　空　不消。我看此子品相端正，大貴之相，日后必有吉兆。悟靜，如今你父子相聚，还有尘緣未滿，且随你儿下山去吧。

秦　良　弟子既已出家，就不回家了。

法　空　不是呀，你子今岁紅鸞星照命，待他联姻之后，你再回山。听我指示！

（唱）我看此子有福分，
后来必要显門庭。
待他成就婚姻事，
那时你再回山林。

秦　良　謝师傅！

〔法空、二小和尚下〕

秦　良　（唱）未卜先知老师尊，
他道我儿必联姻。
直言无隐定有准，
父子一同下山林。

〔秦良、秦重下〕

第四十四場

〔莘善上〕

莘　善　（唱西皮散板）
当年在家有根本，
只因逃难受苦情。
小官人搭救我的命，
一秉至誠报大恩。

〔秦良、秦重上〕

秦　良　（唱）我儿作事眞聪明，
葬埋义父理当行。
但願买卖多茂盛，
且到鋪中看分明。

莘　善　官人回来了？

秦　重　回来了。

秦　良　这是何人？

秦　重　姓莘名善，也是汴梁人氏，与儿照料油店的。

莘　善　这位老师傅是誰？

秦　重　乃是我父。

莘　善　哎呀，老东家到了，媽媽快来！

〔阮氏上〕

阮　氏　何事？

莘　善　老东家来了，你我上前謝恩！

阮　氏　是。

莘　善　啊，老东家請上，受我夫妻一拜！

（唱西皮二六板）

莘善夫妇跪流平，

尊一声师傅听分明：

昔日家住在东京，

合家逃难受苦情。

小官人为人心慈順，

深感他天高地厚恩、搭救我这难中人。

你父子相逢天緣定，

眞乃是枯树又逢春，堪称佛門善人！

秦　良　（唱）你夫妻不必礼恭敬，

諸事还求你看承。

金兵作乱遭不幸，

理当扶助同乡人。

莘　善　恩同再造，实在难得！

秦　良　不要过誉了。

秦　重　爹爹請到后面歇息。

秦　良　大家来呀！哈哈哈……

〔众同下〕

第四十五場

〔吳霸强上〕

吳霸强　(引)武艺高强，习弓馬，血气方刚。

(詩)少年英雄壮，

膂力似金刚；

爱习拳和棒，

跨馬称豪强。

〔院子、四家丁暗上〕

吳霸强　某、吳霸强。我父吳进祿，随駕临安。自到此地，倒也逍遙自在。只是連日悶坐书斋，哪里忍耐得下！不免到怡春院，約花魁去往西湖賞雪一回。家院！

院　子　有。

吳霸强　带馬伺候！

院　子　是啦！

吳霸强　(唱)悶坐书斋心煩恼，

想起花魁女多娇。

家院带馬前引道——(上馬介)

〔四家丁、院子下〕

吳霸强　(唱)西湖賞雪走一遭。(下)

第四十六場

〔王九媽上〕

王九媽　(唱)自从花魁得了病，

教人日夜甚忧愤。

我、王九媽。自从花魁女儿接待卖油郎之后，茶也不思，飯也不想，天天儿坐在屋里发楞。她可也不吃

药，也不知道她是眞病假病，叫我也无法可想。今儿个丞相府又差李二爷来接她，趁这个台阶儿，我再上楼劝劝她，到那儿开开心，也許就好啦。正是：要想哄她乐，还得嘴能說！（下）

第四十七場

〔张媽扶花魁上〕

花　魁　（唱）那秦郎他本是君子之性，

奴酒醉他待我十分有情。

温暖茶多殷勤可欽可敬，

难为了秦郎君夜守孤灯。

似这等有情人哪里寻問，

思郎君不由我少了精神。

〔王九媽上〕

王九媽　（唱）事不称心常八九，

滿意事儿无二三。

哎喲宝貝儿呀！你吃点儿什么沒有哇？

花　魁　不思飲食。

王九媽　你觉着怎么样？

花　魁　心中煩乱，四肢无力。

王九媽　这会儿时令不好，千万可别耽誤，給你請人瞧瞧吧！

花　魁　不要医治。

王九媽　不吃药哪能好的了病啊！哎呀，我的宝貝儿呀！你要有个好歹儿，可就坑坏了我啦，我的乖乖肉哇！

花　魁　娘啊，不要啼哭，儿不过一时悶郁所致，不关紧要。

王九媽　哎喲，你是悶的慌啊？咳，我哪儿知道哇！你瞧，李

二爷来拿轎子接你来啦，你到府里开开心就好啦。

花　魁　身子懶倦，难以扎挣。

王九媽　喲！我的宝貝儿呀，你再不出門儿，我就賠不起啦！你还能叫媽媽挨餓么？你去一趟！你是媽媽的心尖子喲！

花　魁　不要如此，儿去就是了。

王九媽　好宝貝儿，来收拾收拾。张媽伺候着！

〔花魁脫斗篷〕

花　魁　（唱）意懶情慵无心緒，

　　　　搀扶孩儿下楼梯。

王九媽　老美呀，轎子搭过来！

〔李二、王老美、轎夫上〕

花　魁　（唱）勉强只得出門去，

　　　　身落烟花命运低！

〔花魁、轎夫、李二、张媽、王老美下〕

王九媽　好哇！

（唱）免去一番愁思慮，

　　　　花魁病好我不着急。

　　　　哄得妞儿上轎去，

　　　　管它三七二十一。（下）

第四十八場

〔吳霸强原人上〕

吳霸强　（唱）来在門前下了馬，

　　　　快喚花魁来会咱。

〔王九媽上〕

王九媽　哎呀，他又来啦！吳太爷，您来啦！花魁出門儿就

回来，您略坐一坐，我給您倒茶去！

吳霸强　不用！今日你吳太爷到此，約花魁到西湖賞雪，你从便从，不从我要尔的狗命！

王九媽　是，是，我找她去。

吳霸强　这便才是。哈哈哈……

王九媽　哎呀，花魁还沒回来，这事要糟！

〔王老美上〕

王老美　花魁回来啦。

〔张媽、花魁、轎夫上，轎夫、张媽下〕

花　魁　娘啊，老相爷賞了彩緞物件，你且收下！

王九媽　好乖乖，累着你啦。你快去見見吳太爷去吧，他又来啦。

花　魁　我不見他，身子不爽！

王九媽　宝貝儿呀，哪可使不得！你要不見他，媽媽就活不了啦！你哪怕見一面找个台阶儿就走哪。宝貝儿呀，你只当救了我啦！

花　魁　是。

王九媽　吳太爷，花魁来啦！

吳霸强　哈哈哈……

(唱)一見花魁心欢暢，

不枉人称玉美娘。

哈哈哈……那一美娘，今日吳太爷約你到西湖賞雪，陪伴某家，自有重賞。

花　魁　嗳！

(唱)奴家今日身有恙，

不能奉陪飲瓊浆。

吳霸强　住了！

(唱)胆大賤婢忒猖狂，

你把某家当平常。

人来与爷将她搶！

〔四家丁、院子拉花魁介，王老美拦介，吳霸强拉王老美摔于地下介，四家丁、院子拉花魁下〕

吳霸强　呸！

(唱)拦阻教你丧无常！

王九媽　老美呀，你追去吧！

王老美　我留命喝湯哪！（下）

王九媽　哎喲，我的肉哇！我找誰去？伙計們都哪儿去啦？要了我的命啦！（下）

第四十九場

〔船夫上。四家丁、院子拉花魁引吳霸强上，同上船介〕

吳霸强　叫她来陪酒！

院　子　咳，花魁，陪吳太爷喝酒去吧！

〔花魁坐介〕

吳霸强　叫你陪酒！

院　子　花魁喝盅。

〔花魁打介〕

吳霸强　啊！你吳太爷賞尔全臉，你这賤婢不识抬举嗎！

花　魁　好賊子！

(唱)狂徒賊子行强暴，

不比禽兽差分毫！

吳霸强　呸！

(唱)听一言来心头恼，

胆大賤婢敢发毛。

上下衣服齐剥了！

〔四家丁脱花魁衣介〕

吳霸强　(唱)将她赤身抛荒郊！

扯下船去！

〔四家丁拉花魁下船介〕

吳霸强　小賤婢！我今将你赤足裸体抛在雪地，看你怎样行走？馬来！哈哈哈……

〔船夫、吳霸强原人下〕

花　魁　(哭介)喂呀……

(唱)賊子做事心忒狠，

毫无人道好慘情。

哪里有恩人来救命？

爹娘啊！

死在九泉不甘心！

〔秦重上〕

秦　重　(唱)日已西沉不見影，

花　魁　(哭介)喂呀……

秦　重　啊！

(唱)又听有人放悲声。

秦重四顾用目覷，

花　魁　(哭介)喂呀……

秦　重　呀！

(唱)雪地赤身一妇人。

哎呀，花魁娘子在此，为何赤身裸体？(脫衣与花魁披介)这是哪里說起？娘子醒来！

花　魁　(唱)雪地冻得身寒冷，

凉风吹透骨筋疼。

强睜二目来观定，

(哭介)喂呀……

是誰救我命再生？

你是秦官人么？哎呀恩人哪！

秦　重　小可秦重在此。娘子为何这等模样？

花　魁　可恨吳霸强将奴搶到船上陪酒，是我不从，他将奴剝得赤身裸体，抛在这雪地之上。不是恩人到此，我命休矣！

秦　重　原来如此。不要啼哭，待我喚来小轎，送你回去就是。唉，紅顏多薄命，叫人好伤情！(下)

花　魁　秦郎眞乃君子也！

(唱)秦重为人多忠正，

奴家正当許終身。

〔秦重带轎夫上〕

秦　重　(唱)这是秦重心不靜，

花魁中途受难星。

娘子請来上轎。

花　魁　有劳了！

(唱)多蒙恩人施惻隐，

秦　重　(唱)喚轎送回表寸心。

〔众同下〕

第五十場

〔王九媽上〕

王九媽　(唱)花正开时遭雨打，

月当圓处被云遮。

我們花魁女儿，好端端地叫吳霸强給搶了走啦，沒人

敢追，都叫他打怕啦。我又托人四下訪問，也沒見个回信。这天也黑啦，又下这么大雪，还不回来，倘有个山高水低，活活地把我一棵搖錢树給斫断啦，我的宝貝呀！

秦　重　（內）轎子酒錢付足，你們去吧。

〔秦重执伞引花魁上〕

花　魁　风波平地惊千丈，

秦　重　护拥名花幸得回。

媽媽在哪里？

王九媽　哎呀宝貝儿呀！你会回来啦，我都急死啦！

秦　重　媽媽！

王九媽　秦官人，你也来啦？儿呀，你叫他們搶到哪儿去啦？我怎么也沒追着你們？你是怎么回来的？

花　魁　儿被吳霸强搶到花船，将奴百般凌辱，拔去簪环，剝去衣服鞋袜，抛在雪地之上，风雪又大，赤足难行，正欲自尽，偶遇秦官人，是他喚轎送我归来。

王九媽　哎喲，乖乖，宝貝儿，你可吃了苦啦！要不是秦官人搭救，我找誰去呀！多謝，劳駕！

秦　重　好說。

王九媽　（向花魁）你快去換了衣服，梳洗梳洗，我这儿陪秦官人說話儿。梳洗好啦，你再出来。

花　魁　不要放了他去，我还有話說。

王九媽　我知道。

〔花魁下〕

秦　重　小可告辭！

王九媽　慢着！今儿个你可別走啦，前者就辜負您一宵啦，今儿个又是小女救命恩人，哪能放您走！总得补付

补付。您請坐，請坐！

秦　重　有坐。

王九媽　我說您是在什么地方遇見花魁啦？由什么地方送回来的？

秦　重　小可正往什錦塘上催討賬目，听得雪地妇人啼哭，却是花魁娘子。問起情由，才知被辱之事，故尔喚轎送回。

王九媽　哎喲，多謝，費心！我們姑娘要是不遇着您哪，她的性命怕不知如何哪！

秦　重　不至如此。

王九媽　这块儿凉，您到我女儿暖閣房中去坐坐吧。

秦　重　是。

王九媽　您請啊！

秦　重　請！

王九媽　我們姑娘今儿个是五行有救，总算遇着吉星，怎么这么巧就遇見您啦？您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秦　重　豈敢！

王九媽　您坐着。姑娘梳洗好了沒有？

〔花魁上〕

花　魁　娘啊，秦官人呢？

王九媽　已到楼上啦。我为你哭了一日一夜，身子疲倦，我要先睡去啦。

花　魁　娘請睡去吧。

王九媽　秦官人失陪啦！

秦　重　媽媽請便吧。

王九媽　笑看一夜逗灯影，愁听鸡鳴乱晓窗。（下）

花　魁　啊秦官人，我和你一宵恩爱，半載神交，幸蒙患难

周全，不啻恩同再造！

秦　重　好說。

花　魁　請上受我一拜！

秦　重　不敢当！

花　魁　（唱）今逢再造話难尽，

　　　　山高水长感深恩。

秦　重　請起！偶效微力，何劳深謝。請坐！上次造訪妆閣，未能細談，今日倒要請教。

花　魁　奴家、莘氏，小字瑤琴。世居汴梁，因避兵灾南下，闔家中途失散！唉，可恨卜乔将奴陷入娼門，只有自怨命苦！

秦　重　哎，此乃小娘子命中偶有几年磨折，何必介意！

花　魁　妾有一言，幸君垂听。

秦　重　願聞。

花　魁　妾自失身之后，每日思得一至誠君子以托終身，无奈閲尽风尘，俱屬泛泛之輩。今得郎君如此鍾情，况且尙未娶妻，若不弃嫌烟花賤质，情願永諧百年之好。

秦　重　唉，小娘子厚情，小可敬領，只是論十斛明珠，岂易商量！哎呀，小可承当不起！

花　魁　为我贖身之資，不消郎君費心，我自預备停当。

秦　重　虽然小娘子备有贖身之資，奈我小本经营，如何养活于你？恐其后来累及娘子！

花　魁　郎君說哪里話来？为女子者嫁夫随夫，随夫貴，随夫賤，讲什么“累及”二字！你若不从，我有三尺白綾，請死于君前，决不腼顏人世矣！

（唱）你若执意不应允，

辜負奴家一片心。

我今对天把誓盟，

决不腆顏再为人！

秦　重　（唱）娘子不以貧穷論，

秦重焉敢不应承！

既承娘子美意，小可从命了。只是須稟过天倫，方可作得。

花　魁　此事不可迟滞，我先将三百两黃金与你，准备賃房。

（遞金介）

秦　重　（接金介）但不知求何人为媒？

花　魁　明早同我先到刘四姨家中，求她作伐。

秦　重　深謝娘子美意！

花　魁　夜深了，請安歇了吧。

秦　重　是。

花　魁　請哪！

秦　重　請！

花　魁　（唱）我和你已定下百年和唱，

秦　重　（唱）得佳耦同諧老惊喜欲狂。

〔花魁拉秦重下〕

第五十一場

〔刘四姨上〕

刘四姨　（唱）叹青春今已过容顏色減，

渺茫茫空碌碌并无亲連。

悔当初入章台輕薄自賤，

到头来只落得独自孤单。

〔花魁、秦重上〕

花　魁　（唱）教秦郎忙随定門前立站，

且待奴喚四姨再把話言。

啊，干娘开門来！

刘四姨　誰叫門哪？（开門看介）喲！我这儿正念叨你，你就来啦！

花　魁　干娘！

刘四姨　快进来！

〔花魁进門介，秦重随进介，刘四姨拦介〕

刘四姨　嗳！干什么呀？我們这是住家儿，你别往里遛达！

花　魁　干娘，只管叫他进来。

刘四姨　哦，我明白啦，你进来吧！

秦　重　是。

刘四姨　你們坐着。听說你前天叫人給搶去啦，我正不放心，要打听去，你倒来啦。上我这儿来，有什么事情么？又打架啦？

花　魁　不是的。女儿自遭吳霸强凌辱，甚是灰心，有意从良。

刘四姨　从良！好哇！有心人，你跟誰去？

〔花魁指秦重介〕

刘四姨　他呀！倒不錯。你們岁数儿般配。我說你知道他那个身价銀子么？

花　魁　女儿預备下了。

刘四姨　怎么着，你預备下啦？嘿，你可撞到銀柜上啦！

花　魁　还求干娘与我們作合。

刘四姨　这不是应当的嗎？交給我啦！

花　魁　有累干娘。

刘四姨　这有什么累呀！

花　魁　女儿有赤金鐲子一对，孝敬干娘。

刘四姨　我还要哪个！你留着带吧。

花　魁　不要辜負女儿孝心。

刘四姨　那么我就收下啦。

花　魁　如此，你去吧。

秦　重　是。

刘四姨　别叫他走哇！我昨儿晚上叫了个盒子沒吃，咱們娘儿三个喝点酒好不好？

秦　重　不消了。

花　魁　干娘，叫他去吧。

刘四姨　头趟来，哪有空空儿的哪！来吧，我这儿有俩果子，你拿去，赶明儿个开怀儿就及早儿得个大头儿子！

秦　重　多謝了。告辞！

刘四姨　慢走，我不送啦。

花　魁　啊秦郎！

刘四姨　回来！

秦　重　何事？

〔花魁手比二指介〕

花　魁　你那东西可袖好了么？

秦　重　袖好了。(下)

刘四姨　事不宜迟，咱娘儿俩就走。(向內)柱儿看家！

柱　儿　(內)是啦。

刘四姨　咱們娘儿俩别一块儿走，防备老九疑心，你从后門走，我从前門走。

花　魁　是。(下)

〔刘四姨圓場〕

刘四姨　王九媽在家么？

〔王九媽上〕

王九媽　四妹妹呀！

刘四姨　啊！

王九媽　眞早班儿！有什么事么？

刘四姨　好！那天冒猛子上我哪儿藏人去，吓了我一跳，发了好几天瘧子。昨儿我又听說花魁叫人搶去啦，是我放心不下，我来打听打听回来沒有？

王九媽　咳，别提啦！叫吳霸强搶到花船上，扒了个赤条儿凈光，扔在雪地上，多亏那个卖油的雇轎子給送回来！

刘四姨　怎么着，卖油的給送回来？你瞧，眞有好人哪！

王九媽　总是咱們姐儿們維持的不錯。

刘四姨　話虽如此，她这下儿总算有了欠碴儿啦。有对势的不差什么，也該松手啦！别鬧个人財两空，那会儿后悔可就迟啦！

王九媽　是呀，她这会儿也不听話啦，脾气也大啦，她要是听話，哪有这个事！但得这会儿有个主儿，我就松手。

刘四姨　那么，这么办吧，我上楼探听探听她的口話，你瞧好不好？

王九媽　好哇，咱們上楼。

刘四姨　走着！

王九媽　姑娘起来沒有？你干娘来啦！

〔花魁上〕

花　魁　干娘来了？

刘四姨　喲！宝貝儿，你叫人搶哪儿去啦，沒吓着哇？我可

短瞧你！

王九媽　这么一說，你們娘儿倆有日子沒見啦？

刘四姨　可不是么！坐着。我說姑娘你可知道哇，势大有险，树大招风，你的名声可是大啦，外头都惦記上你啦！往后不好混啦，不差什么自个儿得留个心眼儿才好哇！

花　魁　女儿有意从良。

刘四姨　怎么着，你要从良？（向王九媽）你听見沒有，她要从良！

王九媽　从良？好哇！有三千銀子我就放啊！

刘四姨　你还沒忘哪？

王九媽　这是什么話呀！成年睡不着觉，就惦記这个！

刘四姨　你听見沒有，有三千銀子才放你哪！

花　魁　女儿預备下了。

刘四姨　人家預备下啦。

王九媽　凈說不成啊！銀子在哪儿？

刘四姨　你把銀子拿出来瞧瞧，叫她好放心！

花　魁　是。（取銀介）銀子在此！

王九媽　两包哪儿够哇！

刘四姨　我瞧瞧，这是二百現的，这还有二千八百两銀票哪，这不是三千两銀子么！

王九媽　眞是銀子？

刘四姨　哎，銀子是白的，眼珠儿是黑的，你要看明白啦！

王九媽　不是！

刘四姨　什么炉食，还嘚儿餑餑哪！

王九媽　它是这么回事：她这一走，我要想她，哪儿瞧去呀！我是誰，她是誰呀！

刘四姨　我的糊塗媽！

王九媽　媽媽好糊塗！

刘四姨　她这儿还有誰！我是她干媽，你就算她亲媽，赶明儿个你这儿就算是娘家，你又多一門亲戚。姑娘，你說是不是？

王九媽　她哪儿能拿我当亲媽呀！

花　魁　母亲請上，受女儿一拜！

王九媽　哎喲，宝貝儿，你起来！

刘四姨　你瞧这孩子多机灵！

王九媽　眞格的，你跟誰去？

花　魁　就是那秦郎。

王九媽　那个小卖油儿的，他养活得起你嗎？

花　魁　女儿不求富貴，只求人才。

刘四姨　这孩子有心眼儿，总是单夫独妻往后有熬头。她是宁做苦夫妻，不做富奴婢！

王九媽　对，对，这么着好，比我强！

刘四姨　你沒那个德行，早晚有狗碰头在等着你哪！

王九媽　不能够，你别瞧行当不好，咱們心好！

刘四姨　你是什么心哪？

王九媽　良心哪！

刘四姨　可是狗肺呀？

王九媽　别打哈哈啦！姑娘，誰給你提亲去呀？

花　魁　就煩干娘前去。

王九媽　对，四妹子辛苦一趟。

刘四姨　这不是应当的嗎！

王九媽　那么您就請着。

刘四姨　哎。正是：媒人两头儿忙，为喝冬瓜湯。(下)

王九媽　姑娘，你也收拾去吧。

花　魁　是。(下)

王九媽　我把銀子拿着吧，为死为活就为这个。(下)

第五十二場

〔秦良上〕

秦　良　善惡有循环，貧富靠蒼天。

〔秦重上〕

秦　重　百日孝服滿，天賜美良緣。

參見爹爹！

秦　良　罢了，坐下！

秦　重　告坐。

秦　良　儿呀，昨日上坟燒紙，为何今日才回？

秦　重　儿昨日上坟已毕，又到什錦塘上討取賬目，偶遇花魁赤身躺在雪地，是儿将她救起，喚轎送回。她将終身許我为婚，又贈我三百两黃金，爹爹收下。

秦　良　眞是天賜良緣，快請你何九叔前来！

秦　重　是。(向內)有請何九叔！

〔何九叔上〕

何九叔　何事？

秦　重　我爹爹有請。

何九叔　老人家何事？

秦　良　賢弟請坐！

何九叔　有坐。

秦　良　如今我儿定了亲事，煩劳賢弟采办花轎。

何九叔　此乃大喜之事，待我去备花轎。(下)

秦　良　喚莘老丈前来！

秦　重　是。(向內)莘老丈哪里？

〔莘善上〕

莘　善　少东家何事？

秦　重　我爹爹喚你。

莘　善　老东家何事？

秦　良　如今我儿定了亲事，煩劳你夫妻前去迎亲！

莘　善　少东家訂亲乃是大喜事情，一定要前去迎亲。（向內）媽媽快来！

〔阮氏上〕

阮　氏　老老何事？

莘　善　少东家定了亲事，你我夫妻前去迎亲！哈哈哈……

〔众同下〕

第五十三場

〔王九媽上〕

王九媽　人得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

刘四姨　（內）啊哈！（上）

女儿終身定，前来送花紅。

王九媽　四妹妹回来啦，亲事怎么样啦？

刘四姨　別提多喜欢啦，人家今儿个就抬亲。

王九媽　今儿个就抬亲？咱們还沒預备哪。（向內）老美！

〔王老美上〕

王老美　什么事？

王九媽　今儿个花魁出門子，叫她們姐儿們都送亲，咱們热鬧着点儿！

王老美　是。交給我啦。（下）

〔何九叔、莘善、阮氏、轎夫、鼓手吹打上〕

何九叔　到了。

刘四姨
王九媽　娶亲的都来啦？請！

〔阮氏下〕

刘四姨　咱們也穿戴穿戴。

〔刘四姨、王九媽下，穿戴上〕

〔阮氏扶花魁上，花魁上轎介，众同下〕

第五十四場

〔秦良上〕

秦　良　我儿成連理，准备会佳期。

〔何九叔、莘善上〕

何九叔
莘　善　送亲到。

秦　良　有請！

〔王九媽、刘四姨上〕

王九媽
刘四姨　老师傅！

刘四姨　这就是你們对門亲家。

王九媽　老亲家，您大喜！

秦　良　同喜。

〔幕內：花轎到！〕

秦　良　搭上堂来！

〔花魁、轎夫、阮氏上，阮氏扶花魁下轎介，莘善扶秦重上，拜堂介〕

刘四姨
王九媽　亲家大喜！我給您道喜啦。

秦　良　大家同喜。备得有酒，大家同飲！

众　　请！

〔牌子，众飲酒介〕

王九媽　酒是喝啦，还有什么事沒有？

刘四姨　該搀新人下地拜見拜見，分个大小，咱們不是当日会亲嗎？

王九媽　对，会亲还加一壶哪。

刘四姨　你倒沒忘了这个。搀新人！

〔阮氏扶花魁拜介，莘善扶秦重拜介〕

阮　氏　老老，你看新人好像女儿瑤琴哪！

莘　善　哎哎，不錯，相似，待我問来！啊亲家太太，大喜了！

王九媽　我喜，您喜嗎？

莘　善　太太貴姓？

王九媽　啊！

刘四姨　人問你貴姓哪！

王九媽　我呀？

刘四姨　想准了再說！

王九媽　我姓王啊！

莘　善　这位新娘是你令嬡么？

王九媽　我的女儿。

刘四姨　是你养的嗎？

王九媽　不是。

刘四姨　还是呀！这你往臉上貼什么金哪？（向莘善）听我告訴您，这是我干女儿，她姓莘。

莘　善　啊！你莫非是瑤琴？

花　魁　啊！

莘　善　为父莘善在此！

阮　氏　为娘阮氏！

花　魁　（哭介）哎呀爹娘啊……

莘　善
阮　氏　（哭介）儿呀……

〔"哭想思"牌子〕

秦　良　亲翁母！

莘　善
阮　氏　亲翁！

王九媽
刘四姨　人家是亲父母，咱們别招說啦。亲家太太請上坐吧！姑娘，給你爹媽磕头！

花　魁　爹娘請上，受孩儿大礼参拜！（拜介）

刘四姨　姑娘，瞧你多大造化，这是你亲爹亲媽，我是你干媽，哪儿还有你和尚公公，你眞是闔家团圓！

王九媽　哎，还有我哪！

刘四姨　你是她婆婆呀！

王九媽　我可得罰你！那儿有和尚公公，我怎么又是她婆婆啦？

刘四姨　那么你是和尚亲家？

王九媽　我怎么又是和尚亲家啦？

刘四姨　你不是挨着和尚那儿嗎！

王九媽　我躲远点儿吧！

莘　善　大家請来送房。正是：

　　　　　　思想女儿泪两行，

何九叔　　　举家相逢喜非常；

秦　良　　　抛却紅尘当和尚，

王九媽
刘四姨　　花魁巧配卖油郎。

众　　　請！

王九媽
刘四姨　亲家老爷！

秦　良　阿弥陀佛！

众　　　請！

〔尾声，众同下〕

統一书号：10071 · 496

定　价：（7）0.35元